

瑜伽師地論卷八

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五

已五、雜染施設建立^二 庚一、徵

復次，云何雜染施設建立？

「有尋有伺等三地」，是從五個部份來安立這三地，前面已經解釋了「界施設建立」、「相施設建立」、「如理作意施設建立」、「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」，現在是「雜染施設建立」。

其次，怎麼叫做雜染施設建立？這是問眾生在生死裏面流轉的全面情況。下面解釋。

庚二、釋^二 辛一、顯雜染^四 壬一、標

謂由三種雜染應知。

眾生有三種雜染。雜染是怎麼回事呢？凡夫之中一些有智慧的人，也會說出幾句話來表示人的心性，就像孟子道性善，荀子道性惡，墨子道不是善、也不是惡。但是在佛法中，唯識學者的說法，是把心分析出來，說有心王與心所；心王的體性是無記性，但是心所法有善、惡、無記三性。

現在說「雜染」，是指貪瞋癡慢疑等這些惡法，本身是惡、是染汙的；它又能染汙心，使令心也是染汙的，叫做「染」。「雜」者合也，我們無記的心，不是善、也不是惡，和染汙的心所法同在一起，心也就染汙了，所以叫做雜染。

壬二、徵

何等爲三？

是哪三種雜染？

一、煩惱雜染，二、業雜染，三、生雜染。

一、煩惱雜染，煩惱本身就是染汙，能擾亂身心，叫做煩惱雜染。

二、業雜染，業有福業、罪業、不動業三種。我們若是造了殺盜淫妄的罪業，害了自己也害別人，就是染汙；若是沒有造罪，能修行善法造福業，或者修禪定造不動業，但是這二種業是取相、分別，有執著心還是染汙、不清淨，所以叫做業雜染。

三、生雜染，是由煩惱雜染發動出來業雜染，有了業雜染就會在三界中招感很多的果報，或生人間、或生天上、或生三惡道得果報，叫做生雜染。

爲什麼生雜染也不理想呢？因爲三惡道的果報太苦了，一生出來這種苦惱的境界就是苦，而生以後它沒有滅，還繼續存在，又使令你不斷受苦；有這兩個苦，所以叫做苦苦。若是得到人間、天上的果報，應該是快樂而不苦，但是終究有一天無常了，要與可愛的境界分離，失掉快樂的果報也是苦，這叫做壞苦。另外，有一類眾生成就禪定，他不苦也不樂，叫做行苦。「行」是向前進，雖然現前不感覺苦、也不感覺樂，但是時間不會停留，不斷地向前進，終究還是會遇見苦。

眾生由煩惱發動出來種種的業，由種種的業又得到種種果報，在三界五趣裏生死流轉，就是相續受苦，都不理想，所以稱之爲雜染。由此看來，苦集滅道四諦中，苦、集二諦就是三雜染，都是不可愛、可厭離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雜染施設建立」等者，諸有漏法，皆名「雜染」。漏即煩惱，能雜染他，故名雜染。一切凡夫，若業、若生，由與煩惱俱行，為煩惱之所雜染，是故亦得有漏及雜染名。依是建立三種雜染。由是道理，當知已得轉依菩薩不捨諸行，不名雜染。由無煩惱所隨眠故。

壬四、釋^三 癸一、煩惱雜染^二 子一、徵

煩惱雜染云何？

怎麼是煩惱雜染呢？

子二、釋^二 丑一、標列^二 寅一、喩柁南

唵 陀南曰：自性若分別 因位及與門 上品顛倒攝 差別諸過患

先以偈頌標示出來有九門，分成這幾個部份來說明煩惱雜染。

寅二、長行

當知煩惱雜染，由自性故，分別故，因故，位故，門故，上品故，顛倒攝故，差別故，過患故，解釋應知。

應當知道煩惱雜染，由煩惱的自性，煩惱的差別，煩惱生起的原因，煩惱的深淺位次，煩惱由幾門入，煩惱上品相，煩惱所攝的顛倒相，煩惱的差別名，以及煩惱的過患，依這九個部份來解釋應該可以明了。

丑二、隨釋^九 寅一、煩惱自性

煩惱自性者，謂若法生時，其相自然不寂靜起，由彼起故，不寂靜行相續而轉，是名略說煩惱自性。

「煩惱自性」，是煩惱本身具有的相貌。若是煩惱這一法現起的時候，不須要其他的因緣，自然顯現出不寂靜的相貌，所有貪、瞋、疑惑、高慢等一切煩惱的通相，都不寂靜，就是不安定。「由彼起故」，「彼」是指煩惱種子，由種子生出現行煩惱，本身就不寂靜；而且生起之後，並不是一下子就滅去，還會影響內心的思想，使令身心也隨著煩惱相續活動，所以共同都是不寂靜。這是簡略說明煩惱的自性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煩惱自性」等者，煩惱即不寂靜之異名。煩惱生時，相不寂靜；不待餘因，名「自然起」。由此為先，令彼身心於此後時不寂靜轉，是名「不寂靜行相續而轉」。如是煩惱自不寂靜，及能令他不寂靜轉，總說名為「煩惱自性」。

寅二、煩惱分別^二 卯一、明種別^{十一} 辰一、一種

煩惱分別者，或立一種。謂由煩惱雜染義故。

「明種別」，分十一科來解釋煩惱的種類差別。

「煩惱分別」，分別各式各樣的煩惱。或者安立只有一種煩惱。由於煩惱是一切染汙法的根本，有情的心識與煩惱在一起活動，也都受到染汙，以此道理總立一切煩惱為一種，就是煩惱雜染。

這樣說，我們凡夫有色受想行識、眼耳鼻舌身意、有各式各樣的事情，由於煩惱的染汙，都變成不清淨了。若是斷滅煩惱的大菩薩，在人間度化眾生時，也是有色受想行識，有父親、母親，但是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觸色聲香味觸法等境界時，沒有煩惱的染汙，所以是清淨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立一種」等者，由彼煩惱是一切雜染根本，及一切煩惱皆唯雜染所攝。即以此義總立一種。

辰二、二種

或分二種。謂見道所斷、修道所斷。

或者分兩種煩惱，一種是見道所斷煩惱，一種是修道所斷煩惱。這是約修行說的。

「見道所斷」，「見道」是什麼？就是成就覺悟諸法實相的智慧，通達四諦的真理無有障礙，由般若的光明見到第一義諦了，叫做見道。見道時所斷除的煩惱，是哪一類煩惱呢？就是感覺自己的色受想行識中有一個常恆住、不變異的我，有了我就有我所有的一切事物，為了保護我、我所，就生起貪瞋癡等一切煩惱。這些由分別心所起的煩惱，在見道的時候都斷除了，也斷此煩惱所引的業，以及煩惱業所得的果報，所以見道以後不會再到三惡道去了。還有一件事，不管是女眾的法師或居士，若是見道以後，這個生命體結束後，再也不會作女人。

「修道所斷」，見道以後智慧還沒有圓滿，還要繼續修道。修道要斷的煩惱不是分別所起的，而是任運而起的俱生煩惱。譬如聖人有高慢心，這不是由於內心分別所生，而是對境不自覺地就生起高慢心了，也有其他的煩惱。初得聖道的聖人在修道的時候，就是數數觀察色受想行識，或修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或修諸法實相觀。這樣不斷地修，逐漸把任運而起的煩惱也斷除了，乃至到成佛才究竟清淨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二種」等者，謂薩迦耶等五見，及依彼見起貪瞋慢，若相應無明、若於諸諦不共無明、於諦疑等，是名「見道所斷煩惱」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六十六卷十八頁）除先所說見斷煩惱，所餘一切俱生煩惱非分別起，不由見斷，是名「修道所斷煩惱」。

辰三、三種

或分三種。謂欲繫、色繫、無色繫。

或者分三種煩惱。欲繫煩惱：欲界眾生在欲上引起很多煩惱，包括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、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簡單說，就是見煩惱、愛煩惱各有五種。具足這十種煩惱，就繫縛在欲界難以出離，叫做欲繫煩惱。

色繫煩惱、無色繫煩惱：這是說成就色、無色界定的人，或者是生在色界天的眾生，他們具足九種煩惱，就是前十種煩惱除去瞋。因為他們所得的境界都很順心，而且有禪定，所以沒有瞋煩惱，但是在所成就的三摩地上有愛味的煩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三種」等者，謂於欲界具貪恚等十種煩惱，是名「欲繫煩惱」；色、無色界，除瞋有餘煩惱，是名「色繫」及「無色繫煩惱」。

辰四、四種

或分四種。謂欲繫記、無記，色繫無記，無色繫無記。

或者分四種煩惱。其中，欲界分二種煩惱：一是記，一是無記。「記」就是可以言說、分別的。欲界眾生有很多貪、瞋、癡等煩惱，有明顯的染汙相，可記別善或不善。「無記」，是指欲界煩惱有一類不可說是善或不善，那就是無記性的了。

「色繫無記、無色繫無記」：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眾生，雖然也有煩惱，但是他有高深的禪定把煩惱調伏了，煩惱的相貌不明顯，不能記別善或不善，所以是有覆無記。相較之下，欲界的眾生因為攀緣欲，也沒有禪定，煩惱就自由地活動，所以相貌很明顯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四種」等者，欲繫有二煩惱：一、記，二、無記。性若不善，能感非愛，是名為「記」；以此為因，可記別故。性唯有覆非善不善，不可記別愛非愛果，是名「無記」。

色、無色繫煩惱，性是有覆而無不善，故唯無記。

辰五、五種

或分五種。謂見苦所斷、見集所斷、見滅所斷、見道所斷、修道所斷。

或者分五種煩惱。見道所斷的煩惱有見苦所斷、見集所斷、見滅所斷、見道所斷四種，修道所斷的煩惱只有一種。

「見苦所斷」，是不明白苦諦所起的煩惱，於現見苦諦的時候就斷除了。「見集所斷」，是不明白集諦所起的煩惱，於現見集諦時斷除。「見滅所斷」，是對滅諦有所迷惑執著而起的煩惱，於現見滅諦時斷除。「見道所斷」，是對道諦迷執所起的煩惱，於現見道諦時斷除。「修道所斷」，於見道之後，還有任運生起的煩惱，是修道時所斷除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五種」等者，初之四種，皆見斷攝；後之一種，修所斷攝。於見斷中，依聖諦別，故成為四。謂彼煩惱，若迷苦諦所生，即依此立見苦所斷；若迷集諦所生，即依此立見集所斷；若迷滅諦所生，即依此立見滅所斷；若迷道諦所生，即依此立見道所斷。

辰六、六種

或分六種。謂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見、疑。

或者分六種煩惱，包括：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見、疑。

辰七、七種

或分七種。謂七種隨眠：一、欲貪隨眠，二、瞋恚隨眠，三、有貪隨眠，四、慢隨眠，五、無明隨眠，六、見隨眠，七、疑隨眠。

或者分七種煩惱。「隨眠」，是形容煩惱種子潛伏的狀態，就像人睡覺時不發生作用，若是睡醒了，就會出來活動。「隨」是煩惱隨逐於心而不捨離，「眠」是潛伏不活動的相貌。有哪七種隨眠呢？

一、欲貪隨眠：欲界眾生未離欲時，有貪欲煩惱的種子隨逐。

二、瞋恚隨眠：忿恨煩惱不現前的時候，也是有瞋恚煩惱的種子隨逐。以上二種是屬於未離欲的欲界眾生所具足的煩惱。

三、有貪隨眠：這是指色界、無色界天的眾生仍然有貪煩惱，因為他對於所成就的四靜慮、四空定有所愛著，就是有貪隨眠。外道認為那是涅槃的境界，而佛法說那還是有貪煩惱隨逐。

四、慢隨眠：就是有高慢心，三界眾生都有慢煩惱的種子隨逐。如前已說有七種慢。

五、無明隨眠：不知道諸法緣起的道理，不明白世間因果，也不明白出世間因果，那就是有愚癡隨眠。

六、見隨眠：包括身見、邊見、邪見等，是見煩惱隨眠。

七、疑隨眠：對於苦集滅道四諦有疑惑，不能相信，就是有疑惑隨眠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七種」等者，諸煩惱品所有麤重隨附依身，說名「隨眠」。能為種子，生起一切煩惱纏故。當知此由未離欲品差別故，建立欲貪、瞋恚隨眠；由已離欲品差別故，建立有貪隨眠；由二俱品差別故，建立慢、無明、見、疑隨眠。如是總攝一切煩惱。如下〈攝事分〉說。（陵本八十九卷七頁）此中欲貪，謂欲界貪；有貪，謂色、無色界貪。六煩惱中，貪分二故，立七隨眠。

辰八、八種

或分八種。謂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疑、見，及二種取。

或者分八種煩惱，包括：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疑、見，以及見取、戒禁取二種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八種」等者，此中「見」言，略攝三見，謂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。見取、戒禁取，名二種取。

辰九、九種

或分九種。謂九結：一、愛結，二、恚結，三、慢結，四、無明結，五、見結，六、取結，七、疑結，八、嫉結，九、慳結。

或者分九種煩惱。結，就是能和合苦，使令你與苦不能分離。有九種結：

一、愛結：是指在家人，對於可愛的境界有愛煩惱。二、恚結：也是指在家人，對於不如意的境界心裏憤怒。三、慢結：三界眾生都有高慢心。四、無明結：不知道諸法是緣起、是自性空、是無我，包括外道邪惡說法，令人顛倒不能開智慧得解脫。五、見結：是身見、邊見、邪見，這也包括外道的邪見。六、取結：有見取、戒禁取，這是外道所具有的。七、疑結：聽聞佛法以後不能如理作意，不能正思惟，對於佛法有疑惑。八、嫉結：是約出家人智慧貧乏，對於別人有榮譽的事生嫉妒心。九、慳結：是約在家人財富缺乏而生慳吝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九種」等者，能和合苦，故名為「結」。依在家品諸可愛事，建立「愛結」。即依此品不可愛事，建立「恚結」。依有情數憍慢纏事，建立「慢結」。依惡說法諸出家品三種邪僻勝解纏事，建立「無明結、見結、取結」差別。由依聽聞不正法故，不如正理邪思惟故，及非方便所攝修故。依於善說法律無勝解纏事，建立「疑結」。依出家品智貧窮事，建立「嫉結」。依在家品財貧窮事，建立「慳結」。由此九事能和合苦，是故建立九結差別。如下〈攝事分〉說。（陵本八十九卷六頁）

辰十、十種

或分十種。一、薩迦耶見，二、邊執見，三、邪見，四、見取，五、戒禁取，六、貪，七、恚，八、慢，九、無明，十、疑。

或者分十種煩惱。其中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，名五利使；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疑，是五鈍使。

辰十一、一百二十八種^二 巳一、標

或分一百二十八煩惱。

或者分一百二十八種煩惱。先標出來有幾種不同，以下解釋。

謂即上十煩惱，由迷執十二種諦建立應知。

第一科「舉迷執」，舉出因迷惑執著而有的煩惱。

這是說前面十種煩惱，由於眾生對十二種諦，包括：欲界四諦、色界四諦、無色界四諦，各有迷惑執著，從而建立一百二十八種煩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或分一百二十八煩惱」等者，謂即上說十種煩惱，於三界中各別迷諦有十二種，或見所斷、或修所斷。見所斷中，有一百一十二煩惱，修所斷中，有十六煩惱，如是總成一百二十八煩惱差別。由於欲界四諦差別，各具十種煩惱迷執，總為四十；色、無色界四諦差別，除瞋，有餘煩惱迷執，總為七十二；如是名見所斷一百一十二煩惱。又於欲界對治修中，有六煩惱迷執，謂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貪、恚、慢、無明；色、無色界對治修中，除瞋，各有五種煩惱迷執；如是名修所斷十六煩惱。下自分別，至文當知。

未二、徵

何等名為十二種諦？

怎麼叫做十二種諦？

未三、列

謂欲界苦諦集諦，色界苦諦集諦，無色界苦諦集諦，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，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，無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。

三界中，欲界眾生的煩惱有兩種：一是苦諦，一是集諦；色界、無色界也各有苦諦、集諦。苦諦是五蘊的生命體，集諦是煩惱與業。

「欲界增上」，是指欲界的眾生若能夠厭惡苦、集二諦，不高興煩惱的境界，也不高興煩惱所得的果報，就會努力修學滅、道二諦。假設對欲界的苦諦、集諦還有歡喜心的話，那就不可能去修學聖道。所以，若明了欲界的苦諦和集諦，能幫助滅諦和道諦現起；或者說滅諦和道諦最殊勝，超越了欲界的苦諦和集諦，所

以叫做「欲界增上」。

「彼遍智果」：「遍」是普遍的觀察；「遍智」，是周遍明了一切法的智慧，包括從聞思修的有漏智慧轉成無漏的智慧，都叫做遍智。由彼遍智為因，修學四念住，長時期修止觀，它就會顯示出來滅諦和道諦的要義，逐漸地成就了四念住的智慧果，通達真諦的道理，照見五蘊皆空了，叫做彼遍智果。

「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」，遍智是明了無分別的智慧，由成就戒定慧的道諦，顯示出來諸法寂滅相的滅諦，所以彼遍智所顯的是滅諦，而彼遍智本身就是道諦。

智慧有各別的智慧，也有通於一切法的智慧，斷煩惱的智慧與通達緣起法的智慧有一點差別^ㄟ。若是遍緣一切法觀察無我、無我所^ㄟ，觀察色受想行識、眼耳鼻舌身意畢竟空，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畢竟空，通達一切法無有少法可得；這不是只觀一部份的空無所有，而是遍緣一切法無我、無我所畢竟空的智慧，這個智慧長時期地運作，最後現見真理，見到滅諦了，叫做果。由於遍智包括了苦智、集智、滅智、道智，若把苦諦、集諦的煩惱斷除，乃至也滅了道諦、滅諦上的一切戲論，諸法寂滅相就顯示出來了。所以，能顯的是道諦，所顯的是滅諦。

「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，無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道諦」，也是一樣的道理。這欲界四諦，色界四諦，無色界四諦，合起來一共是十二諦，都是無明煩惱所迷執的。

未四、釋^ㄟ 申一、見斷攝^ㄟ 酉一、欲界

此中於欲界苦集諦，及於欲界增上滅道諦，具有十煩惱迷執。

以下解釋，第一科「見斷攝」，屬於見道位所斷的煩惱。

在前面所說的十二諦中，欲界眾生對於欲界的苦諦、集諦，以及欲界增上的滅諦、道諦迷惑執著，不明白這些所知境，在四諦上各有十種煩惱，加起來就是四十個煩惱。

酉二、色無色界^ㄟ 戌一、舉色界

於色界苦集諦，及於彼增上滅道諦，除瞋，有餘煩惱迷執。

色界眾生對於色界的苦諦、集諦，以及滅諦、道諦迷惑執著，除去瞋煩惱，

於四諦各有九種煩惱，就有三十六個煩惱。

戌二、例無色

如於色界，於無色界亦爾。

如同色界的情形，無色界眾生對於無色界的四諦迷執，也是於四諦各有九種煩惱。

色界有三十六個煩惱，無色界也是有三十六個，再加上欲界的四十個煩惱，就有一百一十二個煩惱，這是見道所斷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欲界增上彼遍智果、彼遍智所顯滅諦、道諦」等者，滅諦、道諦唯是無漏最勝義故，說名「增上」。若於欲界苦諦、集諦，由正遍知而得永斷，是名「欲界增上彼遍智果所顯滅諦」。其能遍知，名「彼遍智所顯道諦」。如說欲界，如是色、無色界，隨其所應，當知亦爾。

申二、修斷攝^二 酉一、欲界

於欲界對治修中，有六煩惱迷執。謂除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、疑。

第二科「修斷攝」，屬於修道位所斷的煩惱。

見道以後，聖人內心還有欲界任運而起的煩惱，要繼續修四念住、八正道來對治。是什麼煩惱呢？欲界的十煩惱中，除去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、疑以外，還有俱生的我見、邊見、貪心、恚怒、慢、無明等六種煩惱。

酉二、色無色界^二 戌一、舉色界

於色界對治修中，有五煩惱迷執。謂於上六中除瞋。

聖人還要繼續修行色界對治，斷除五種煩惱迷執。哪五種？就是欲界六種迷執中除去瞋，所剩餘的就是俱生我見、邊見、貪、慢、無明。

戌二、例無色

如於色界對治修中，於無色對治修中亦爾。

聖人在修道中，如同色界中有五種煩惱迷執，於無色界中也有這五種煩惱須要對治。

修道所斷中，欲界有六煩惱，色界、無色界各有五煩惱，就是十六個加上前面見道所斷中，有一百一十二煩惱，加起來總共就是一百二十八煩惱。

午二、例障礙

如迷執，障礙亦爾。

如對苦集滅道的真理迷惑執著而有的煩惱，同樣能障礙得聖道，也就是迷執四諦的作用，也會障礙現見四諦⁺。雖然迷執和障礙不同，實際上都是指煩惱說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如迷執，障礙亦爾」者，謂如煩惱迷執十二種諦，分為一百二十八煩惱，如是煩惱障礙十二種諦，其數亦爾。迷諦真實是迷執義，障諦現觀是障礙義，如是差別應知。

卯二、釋體性⁺ 辰一、薩迦耶見

薩迦耶見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及由任運失念故，等隨觀執五種取蘊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慧為體。

「釋體性」，解釋十種煩惱生起的因緣及體性。

「薩迦耶見」，譯作「有身見」，為說一切有部的學者所立，即是以色受想行識的身體為實有，而起有我、我所的執著。或譯作「偽身見」，為正量部的學者所立，乃以虛偽假合的身體無有實體，而起有我、我所的執著。

怎麼會生起薩迦耶見呢？「由親近不善丈夫」，由於時常接觸思想顛倒、沒有正知正見的人，聽聞不符合佛法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作不合佛法真理的觀察，由分別而生起我見。這是指跟隨外道學習，有不如理的分別，就在剎那變壞的色受想行識中，執著有一個常住不變壞的我，這個我不論在天上、人間、地獄中流轉，我是一直常住的，叫做薩迦耶見。「及由任運失念」，以及由於失掉正念，不須要

分別，我見很自然地就出來了，這是俱生我執。

「等隨觀執五種取蘊」的「等」，是平等、普遍；「隨觀」，是隨色或受想行識等一切所緣境觀察。「執五種取蘊」，總執五種取蘊是我；這個五蘊因為愛取而有，有了五蘊又會繼續愛取，故名執五種取蘊。若是色受想行識統一起來平等觀察有我，有我也就有我所，這叫做等隨觀執五種取蘊。

或者是隨五蘊中的任何一蘊，分別執著是我。如色是我，則受想行識是我所；或受是我，則色想行識是我所。這樣每一蘊各有四句，如色是我、我有諸色，色屬於我，我在色中；其餘受、想、行、識也各有四句，總共有二十句我見。

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慧為體」，觀察色受想行識之後，若生起分別的我執或不分別的俱生我執，這二種執著心都屬於慧心所，都是染汙，不清淨的。因為有分別或不分別的我見，能引起貪、瞋、癡等種種煩惱，所以說染汙慧為體。

這分別、不分別二種薩迦耶見，若依正法如理修行，在見道位時先斷除分別的我執。但是得初果的聖人雖已斷分別我執，一旦暫時失掉正念，也是很自然地就有我。不分別的俱生我執，則要證得阿羅漢果才能斷除。

假如在我們老病死的身體裏有一個常恆住、不變異的我，有什麼不好？無著菩薩在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》⁴中解釋，有五個理由不應執著有我：

一、異相過失：若是即色受想行識是我，而執著我是常住不變，那麼色受想行識有老病死，就是無常變化了。二者的相貌不一樣，怎麼可以執著色受想行識就是我？

二、無常過失：若是色受想行識就是我，那麼色受想行識無常壞死了，我也應該同樣無常壞死。所以若執我是常住不變，沒有生死，就有無常的過失。

三、不自在過失：若色受想行識就是我，色受想行識有時候苦惱，有時候快樂，我在色受想行識裏面也就隨之有苦惱、有快樂，就有不自在的過失。

四、無身過失：若說色受想行識不是我，另外有一個常恆住不變易的我，那麼我應該沒有身體，因為離開色受想行識這個身體，我不可得，就有無身的過失。

五、不由功用解脫：若我異於色受想行識，不受色受想行識或快樂或苦惱的影響，那麼我應該不須要修行就得解脫了？也不是！所以就有不由功用解脫的過失。

總之，執著即蘊是我或離蘊有我都不對。那怎麼辦？不要執著有我就沒有過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薩迦耶見」等者，薩迦耶見，此云我見。或於色等五有取蘊等遍觀察，總執為我；或於其中隨一觀察，別執為我。如是說有二十句薩迦耶見。（如《集論》一卷八頁中說）由是說言「等隨觀執五種取蘊」。此諸我見，或分別起，或是俱生。體即別境中慧染汙一分。由是說言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慧為體」。分別我見，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起；不分別我見，由任運失念俱生。是名我見生起差別因緣。

辰二、邊執見

邊執見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及由任運失念故，執五取蘊為我性已，等隨觀執為斷、為常。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慧為體。

「邊執見」，由於親近沒有正知正見的人，聽聞不符合佛法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於五蘊分別執著有我，及由任運失念俱生執著有我，如此執著五取蘊有我的體性，又會增長不同的執著。如果普遍觀察執著色受想行識就是我，色受想行識無常壞滅，我就沒有了，這就是斷見。或者執著離色受想行識之外，另外有一個常恆住、不變異的我，那麼色受想行識老病死了，我還是繼續存在，這就是常見。執著斷是一邊，或執著常是一邊，叫做邊執見。邊執見與我見一樣，有分別而生，也有不分別而生，都是以染汙慧為體性。初果須陀洹的聖人，於見道時斷除分別而起的邊執見，另外還有任運俱生、非分別而起的邊執見，則要繼續修道至阿羅漢才能斷除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邊執見」等者，依實有我，或執為常、或執為斷；墮斷常邊，名「邊執見」。於五取蘊計一切常、計一分常，或復計為我善斷滅，由是說言「等隨觀執為斷、為常」。此亦二種。或分別起、或是俱生，染慧為體。生起因緣，亦如前說。

辰三、邪見

邪見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撥因、撥果，或撥作用、壞真實事，唯用分別染汙慧為體。

「邪見」，由於親近沒有正知正見的人，聽聞了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因此生起分別。什麼分別呢？「撥因」，就是不相信有因，認為無有施與、無有愛養、祠祀；「撥果」，也不相信有果報，認為作善行或惡行，將來不得善惡果報。這也就是謗因謗果了。

「撥無作用」，其實也還是因果，比如說你作了因，由因的力量發出來作用，將來會得果報。果報是因的一種作用，若說沒有果，等於是否定了因的作用。再說，由於過去世造了罪業，這罪業的因使令我們來到人間受果報，由過去世來到今生也是一種作用，若是撥無作用，就是撥無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。

另外，比如父母有任持種子的作用，若說無父無母，人的生命體就無法成就，所以撥無父母，也是撥無作用。或者說，我們這個生命體結束後，一剎那中有就出現了，中有是得果報的開始。若是不承認有化生有情，撥無中有，也是撥無作用。

「壞真實事」，不相信世間上有真實阿羅漢，但事實上是有阿羅漢，若不相信就是壞真實事。

撥因、撥果、撥作用、壞真實事都是邪見，這些邪見與前面幾種見不同，只有分別的邪見，沒有俱生的邪見。或是親近不善丈夫向他學習，或是不向任何人學習，自己不能如理思惟、邪妄分別而生出來邪知見，所以唯以分別的染汙慧為體性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邪見」等者，此中邪見，唯分別起染汙慧為體。撥無施與、愛養、祠祀，是名「撥因」。撥無妙行、惡行業果異熟，是名「撥果」。撥無父母、撥無此世他世、撥無化生有情，名「撥作用」。由父母有植種作用、任持作用，此世、他世有來往作用，化生有情有感生業作用故。謗世間無真阿羅漢，是名「壞真實事」。如是諸義，如下邪見中說。（陵本八卷十四頁）

辰四、見取

見取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以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，及所依所緣所因，俱有相應等法，比方他見，等隨觀執為最為上、勝妙第一，唯用分別染汙慧為體。

「見取」，由於親近沒有正知正見的人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

理的法虛妄分別，而生起的煩惱，就是愛著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思想的人，認為他所歡喜的理論最殊勝。「所依」，他依止五蘊身中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；「所緣」，緣色聲香味觸法等境界；「所因」，就是種子，因為無始劫來曾經熏習諸見，識裏面有諸見的種子。他現在遇見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不如理作意，心意識中同時和上述所依、所緣、所因等法和合在一起活動，所以生出來見取的思想。

「比方他見」，他以自己的思想去對比別人的思想，普遍觀察一切境界之後，執著自己的思想是最上、殊勝、微妙、第一。或者說，他執著自己的思想能解脫一切罪垢得清淨，能解脫一切煩惱證得涅槃，叫做最上勝妙第一。這樣見取的虛妄分別，以染汙的智慧為體性令他引生煩惱，於「非滅計滅，非道計道」，就是不是涅槃也不是聖道，但是他卻認為是涅槃、是聖道；執著自己的見解是最殊勝、最圓滿的，所以名為見取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見取」等者，執取諸見及彼俱有相應等法，是名「見取」。諸見，即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。俱有相應等法，即見所依所緣所因。「所依」謂根，「所緣」謂境，「所因」謂彼諸見種子。由與諸見於一身中俱時流轉，同生住滅，是名「俱有相應」。「等」言，等取同行相應。謂見現行心心所法，於一所緣展轉同行故。如是薩迦耶見，乃至俱有相應等法，皆是見所取境。文中應置「於」言，義方得顯，如餘處說。（《顯揚》一卷七頁及《集論》一卷七頁）其能取見，即方他見。由方他故，於自見趣一一別計為最、為上、為勝妙、為第一。由是諸義，長讀彼文應解。以於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及所依、所緣、所因俱有相應等法之比方他見，等隨觀執為最、為上、勝妙、第一。此差別執，未見文解。餘處論文譯亦有別。

《顯揚》譯為「計最勝上及與第一」，《集論》譯為最勝上妙，《五蘊論》譯為最上勝極。譯雖不同，然其差別皆說有四。今以義解，由執諸見及所依等能得清淨，即以此義，名為勝妙及與第一。彼計欲樂自在名清淨故。若執見等能得解脫，即以此義名之為上。彼計離下地欲名解脫故。若執見等能得出離，即以此義名之為最。彼計生寂靜處名出離故。

辰五、戒禁取

戒禁取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；即於彼見，彼見隨行，若戒、若禁，及所依、所緣、所因，俱有相應等法，等隨觀執為清淨、為解脫、為出離。唯用分別染汙慧為體。

「戒禁取」，指佛教以外，其餘宗教所遵守的一切儀軌、戒禁，都屬於戒禁取。由於親近不善知識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因而取著戒禁的規則。「即於彼見」[○]，他們依見取為先，內心以染汙慧為領導者。「彼見隨行」，隨順先有的邪見思想而建立了一種規則。「若戒」，或者受持身護、語護，以防護身口沒有違犯；「若禁」，或者持守衣服、飲食、威儀等各種規定；然後他們就隨所遵守的戒禁而行動。依止眼耳鼻舌身意，緣色聲香味觸法等境界，還有無始劫以來曾經熏習戒禁的種子，心意識中同時有很多法與戒禁的思想在一起和合活動，普遍觀察自己所愛著的一切戒禁、執著能滅罪，能得清淨，能解脫煩惱、出離生死。這個戒禁取也是以虛妄分別的染汙慧為體性，是屬於分別而起的煩惱，於見道時就斷除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戒禁取」等者，執取戒禁及彼所依、所緣、所因諸法，名「戒禁取」。此中邪分別見之所受持身護、語護，說名為「戒」。隨此所受形服、飲食、威儀行相，說名為「禁」。如下〈攝事分〉說。（陵本八十九卷十一頁）所受戒禁，由見為先，與見俱行，是名「彼見，彼見隨行，若戒、若禁」。執此無間方便以為清淨，名為「清淨」。或執以此解脫煩惱，名為「解脫」。或執以此出離生死，名為「出離」。如《廣五蘊論》說。餘如前解。

辰六、貪

貪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；及由任運失念故；於外及內可愛境界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著為體。

「貪」煩惱，是由於親近不善知識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由分別而生起的；或者由任運失念，貪煩惱就出來了。怎麼說是貪呢？就是對自己內身的色受想行識，以及自身以外其他有情的色受想行識，隨可愛的境界順生樂受，起歡喜心，就叫做貪。不論分別或不分別生起貪，都是在可愛的境界上有染著心，所以染著為貪的體性。這個貪是通於見道、修道所要斷的煩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外及內可愛境界」者，順生樂受，名「可愛境」。自五取蘊，名之為「內」。餘情、非情，名之為「外」。

辰七、恚

恚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及由任運失念故，於外及內非愛境界，若分別、不分別憎恚爲體。

「恚」煩惱，由於親近不善知識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由分別而生起的；或是任運失念，瞋恚就出來了。這是對於外在或內在有不可愛的境界現前時，隨順所生苦受內心憤怒，想要傷害對方。若分別或不分別所生恚，是以憎恚爲體性。分別生起的憎恚，是見道所斷；不分別生起的憎恚，是修道所斷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外及內非愛境界」者，順生苦受，名「非愛境」。外、內如前說。

辰八、慢

慢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，及由任運失念故，於外及內高下勝劣，若分別、不分別高舉爲體。

「慢」煩惱，由於親近不善知識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若分別而起慢，或任運失念而起慢。這是將其他有情與自己的生命體互相比較後，分別出年紀有老大、少小，品德有高尙、下劣等差別，而引起高慢心。這個慢也通於分別或不分別二種，令心高舉爲體性，就是感覺自己有很大的能力，別人不如我，而生高慢心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外及內高下勝劣」者，謂自或他若年耆長，是名為「高」；與此相違，是名為「下」。若德增上，是名為「勝」；與此相違，是名為「劣」。如是總名「於外及內高下勝劣」。

辰九、無明

無明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；及由任運失念故；於所知事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無知爲體。

「無明」煩惱，也是由於親近不善知識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，若分別而起，及由任運失念而起的。「於所知事」，是對於所認識的一切事情上，不明白十法界的因果道理，也不能解了佛所開示的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波羅蜜的道理，就是無明。這個所知事普遍於一切法有淺、有深，若於日常生活的一念心中，接觸到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觸法這些事時，不知道它是緣起的，不知道它是甚深第一義諦，這都是無明。

「若分別、不分別染汙無知為體」，有分別而起、不分別而起的無明，因為有了無明，就有種種煩惱生起，所以是以染汙無知為體性。

《俱舍論》中提到，有染汙無知、不染汙無知二種。染汙無知，是從凡夫一直到證得阿羅漢才清淨。不染汙無知，是阿羅漢的煩惱，其他大菩薩也還有，一直到成佛才究竟清淨。通達第一義諦破除去不染汙無知，就是佛的境界。

「無明」，在下文「十二因緣」中，解釋得非常詳細。最淺白地說，不知道因果的道理就是無明。由於過去世的惑業而有現在的果報，現在的惑業又招感未來的果報，不知道其中的因果，就叫做無明。「明」是智慧，無明就是愚癡。實在說，無明也有種子，也是因緣生法。經論上說，別人來請問佛法，若憍法不肯為人解說，將來就會得到特別無知的果報，譬如周利槃特伽、摩訶盧等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所知事」者，所應可知，是名所知。略說一切有為、無為，名「所知事」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六十九卷八頁）

辰十、疑

疑者，謂由親近不善丈夫，聞非正法，不如理作意故；即於所知事，唯用分別異覺為體。

「疑」煩惱，由於親近不善丈夫，聽聞不符合緣起的道理，隨順不合正理的法作意思惟的緣故，內心對所認識的一切事不能決定，於佛所開示的苦集滅道生起疑惑：「煩惱真能集成生死苦嗎？修戒定慧真能得涅槃嗎？」對這一類所知事猶豫不決，只是因分別而生起不一樣的理解為體性。這個疑惑，證得初果時就斷除了。

前面十種煩惱也就是十使，其中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合

起來，叫做五利使。貪、恚、慢、無明、疑，則稱為五鈍使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唯用分別異覺為體」者，由疑行相，解了、不解了故，於所知事生相違解；是故說言「異覺為體」。

寅三、煩惱因^二 卯一、標列

煩惱因者，謂六種因。一、由所依故，二、由所緣故，三、由親近故，四、由邪教故，五、由數習故，六、由作意故。由此六因，起諸煩惱。

煩惱生起有六個原因：一、由所依，二、由所緣，三、由親近，四、由邪教，五、由數習，六、由作意。就是由這六個原因，生出來一切煩惱。

卯二、隨釋^六 辰一、由所依

所依故者，謂由隨眠起諸煩惱。

第一個原因「所依」，由於內心裏面有隨眠為依而生起煩惱。「隨眠」就是煩惱的種子；「隨」是隨逐不捨，「眠」是潛伏不動。煩惱的種子隱藏在心裏面，與心不捨離，當它潛伏不活動時，像是睡眠一樣，不會發生作用，可是覺醒之後就會出來活動，引生種種煩惱現行。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唯識的道理來觀察，譬如你在學校裏是讀醫科，學習了醫學的知識，就在心裏面熏成了種子；當你為病人看病時，內心潛伏的醫學知識就出來活動了。你是醫生卻叫你畫建築圖，你沒學過就做不來。種子是一類一類的，煩惱亦復如是。現行的煩惱要以煩惱種子為所依，如果沒有煩惱隨眠，煩惱就無法生起，那就是聖人的境界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由隨眠起諸煩惱」者，此約種子依，名彼所依。依自種子起現行故。

辰二、由所緣

所緣故者，謂順煩惱境界現前。

第二個原因「所緣」，不是有隨眠就決定會生起煩惱，還要有隨順生起各式各樣煩惱的境界出現在前。外面有境界，內心裏有煩惱的種子，明了性的心與境界接觸時，煩惱才會現行。若是可愛的境界，就隨順貪煩惱生起；如果沒有境界，煩惱也不動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順煩惱境界現前」者，若可愛事正現在前，能順生貪；如是非可愛事能順生瞋，非可愛非不可愛事能順生癡，現前亦爾。名「順煩惱境界現前」。

辰三、由親近

親近故者，謂由隨學不善丈夫。

第三個原因「親近」，由於跟隨不善的人學習，能引導增長貪瞋癡的煩惱，以及邪知邪見，於是各式各樣的煩惱就更加嚴重了。

辰四、由邪教

邪教故者，謂由聞非正法。

第四個原因「邪教」，由於聽聞不合正法的道理，熏習了邪知邪見，就隨順錯誤的思想造作罪業，由此引生特別重的煩惱。

辰五、由數習

數習故者，謂由先植數習力勢。

第五個原因「數習」，由於以前曾經栽培過煩惱種子，又數數起煩惱，使令現在的煩惱非常地強大。「植」是栽培。怎麼栽培呢？「數習力勢」，就像小鳥初開始學飛，一次又一次地振翅練習，最後終於可以高飛了。我們做任何事情也是先要栽培，又數數地學習，力量就會強大起來。比如說貪，老是放縱這一念貪心，一次又一次地熏習，久了貪心的力量就大，想控制它都不容易。若是一次又一次地控制它，煩惱的力量逐漸變小，以後也就不起了。從這個地方看，任何人都有

希望得聖道，只要你肯常常地栽培。就像小花小草放在花盆裏，每天給它一點水，慢慢就滋潤榮茂起來。我們常常栽培這一念心與戒定慧一起活動，戒定慧的力量一樣也會逐漸強大起來，就能得聖道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由先植數習力勢」者，謂由先時植彼種子，煩惱現行，數習未斷，勢力猛盛，能令當來煩惱增上而生；隨順彼故。

辰六、由作意

作意故者，謂由發起不如理作意故，諸煩惱生。

第六個原因「作意」，由於心在了別所緣的境界時，發起不合道理的想法，就會引生出來很多的煩惱。

這個作意心所法有個竅門。譬如說外面有人來佛學院要見某人，客廳裏有人接應，由於這個人幫忙聯絡，兩個人才得以見面。客廳這個人可以比喻是內心的作意心所；當外面出現一件事情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和外面的境界接觸？必須由作意心所引心。這時候若是用如理的作意，就是一個境界，用不如理的作意，又是另一個境界。佛菩薩的大智慧，告訴我們在心所法裏面，有這麼一個能令煩惱生起或不生起的竅門。

由此看來，雖然有的人煩惱很多，或者貪重、或者瞋重、或者疑重，因此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就會問：我這樣可以出家嗎？現在佛菩薩告訴我們，若能如理作意，煩惱就不會動，因為生起的因緣不具足，煩惱無法現行。但是若不能如理作意，那就是染汙的境界了。

「由所依」是因為內心裏面有煩惱種子，如果能夠把煩惱種子完全斷滅，在染汙的世界中也沒有辦法生起煩惱，因為沒有種子。如此，如意的境界現前時，心裏沒有煩惱，與惡人在一起，惡人也不能影響他。誰有這樣的境界呢？就是阿羅漢以上的聖人了。

現在說：由於我們有煩惱隨眠，隨順煩惱的境界現前，跟隨不善的丈夫學習，聽聞不正法，數數引起煩惱，又常常不如理作意，有這六種因緣，你想不生煩惱，很困難。在《阿毗達磨雜集論》上，只說所依、所緣、不如理作意；內心有煩惱的種子，外有隨順煩惱生起的境界，再加上不如理作意，因此生起種種煩惱。

煩惱位者，略有七種。一、隨眠位，二、纏位，三、分別起位，四、俱生位，五、軟位，六、中位，七、上位。

「煩惱位」，煩惱有各種不同的因緣及現象，簡略地說有七種位次：一、隨眠位，是煩惱種子的階段。二、纏位，是煩惱種子現行發起活動時，能纏縛有情，使令不得自在。三、分別起位，因為不如理作意，由分別而生起煩惱。四、俱生位，不須要分別、與生俱來就會生起的煩惱。五、軟位，輕微的煩惱。六、中位，中等的煩惱。七、上位，特別猛利的煩惱。

七個位次中，除了第一個是煩惱種子，其餘六位是現行煩惱，都是纏。現行之中，有分別而起、任運而起的差別；現行之後又有軟、中、上的差別。

卯二、隨難釋

由二緣故，煩惱隨眠之所隨眠。一、由種子隨逐故，二、由彼增上事故。

煩惱隨眠所以成為隨眠，有二個理由：一、「由種子隨逐故」，我們的心有兩種情況，一種是不明顯的微細心，另一種是粗顯的分別心。現在說煩惱種子相續在微細心中潛伏著，名為隨眠；如果煩惱不出來活動，隱藏在內心的種子也不會捨離，叫做隨逐。二、「由彼增上事故」，什麼是增上事？就是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在色聲香味觸法上活動時，隨順心識生起貪心、瞋心等各種煩惱，因為常常生起煩惱，就造成更有力量的煩惱種子。煩惱種子造成以後，繼續隨逐於心不捨離，遇有因緣煩惱又會現行活動，使令煩惱種子的力量特別強大，所以叫做由彼增上事。

若根境識隨順煩惱而現行，就加強了煩惱種子的力量。如果根境識能夠隨順聽聞佛法、修學止觀，不去從事顛倒迷惑的活動，原來的煩惱種子沒有增上事，就慢慢地衰微了。若是能進一步深入諸法實相，那就能隨力斷滅煩惱隨眠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二緣故」等者，謂彼煩惱若未永斷，名種隨逐。是為一緣。煩惱起時令諸隨眠皆得堅固，名「增上事」。是第二緣。

寅五、煩惱門^二 卯一、由二門^二 辰一、標列

煩惱門者，略由二門煩惱所惱。謂由纏門及隨眠門。

簡略地說，煩惱由兩個門出入，令我們的內心為煩惱所擾亂：一、纏門，煩惱現行時，有纏縛身心的作用，使令不得自在。二、隨眠門，雖然煩惱種子沒有出來活動，但是一直隨逐於心不捨離，這個門也是很厲害的。

辰二、隨釋^二 巳一、纏門

纏門有五種。一、由不寂靜住故，

煩惱現行時有五種差別相。一、由於煩惱在活動的時候，使令內心動亂，不能寂靜住，這就是苦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不寂靜住故」者，謂煩惱起時惱亂其心，不寂靜行相續轉故。

二、由障礙善故，

二、由於貪、瞋等各式各樣的煩惱現行活動時，理智非常薄弱，煩惱縱橫自在地顛倒執著，也就障礙了想要做的善事。因為行善須要運用智慧，若是煩惱堅強，智慧不能活動，想做善事也做不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障礙善故」者，煩惱起時令於所緣發起顛倒，令諸隨眠皆得堅固，令等流行相續而轉，由是煩惱名「障礙善」。

三、由發起惡趣惡行故，

三、由於煩惱現行，就會發動種種惡趣的惡行，一旦創造了罪業，將來就要墮落到三惡道去受苦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發起惡趣惡行故」者，謂彼煩惱為因緣故，能令成就十不善業；此命終已，

墮諸惡趣故。

四、由攝受現法鄙賤故，

四、由於現在的色受想行識爲煩惱所逼迫，造作了種種罪過的事情，就會受到法律的制裁，或失掉財富地位，或被社會上的輿論所訶斥，而爲人所輕賤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攝受現法鄙賤故」者，謂彼煩惱能引自害，於現法中，若被繫縛、若遭退失、若被訶毀故。

五、由能感生等苦故。

五、由於煩惱現行造了種種業，將來能感得各式各樣的果報，又生出來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、五蘊熾盛苦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能感生等苦故」者，謂彼煩惱能引生等種種大苦，能令相續遠涅槃樂故。

巳二、隨眠門

云何隨眠門所惱？謂與諸纏作所依故，及能引發生等苦故。

怎麼叫做「隨眠門所惱」呢？煩惱在種子的狀態時，爲一切煩惱現行的依止處，煩惱能活動就是因爲有煩惱種子的緣故，只要煩惱種子一活動，就能引發生、老、病、死等種種大苦，所以煩惱種子是最厲害了，它是根本。

卯二、由七門^二 辰一、標

又由七門，一切煩惱於見及修能爲障礙應知。

還可以從七個門來說明煩惱擾亂眾生的相貌。「一切煩惱」，總起來說就是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、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這十種煩惱能障礙見道及修道，使令我們永久在生死裏迷惑顛倒受苦，學習佛法的人應該要知道。

謂邪解了故，不解了故，解了不解了故，邪解了迷執故，彼因依處故，彼怖所生故，任運現行故。

是哪七個門呢？

一、「邪解了」，是對於所應該通達的事理認識錯誤，不能正確的解了。例如十種煩惱中的「身見」，五蘊和合身中實在沒有我，卻執著有一個我。「邊執見」，執著五蘊或斷或常，其實是不斷也不常。「邪見」，誹撥無因果，其實有因也有果。對於一切法的真實相搞錯了，都是屬於邪解了一類。

二、「不解了」，不能明白緣起法、第一義諦，也不明白世間、出世間的因果道理；這是無明。

三、「解了不解了」，對於佛所開示四諦、十二因緣的道理似明白又不明白，猶豫不決；這是疑。

四、「邪解了迷執」，這是見取、戒禁取以及貪、瞋、慢。由於思想上認識錯誤，不但不承認錯，還自以為是對的，這樣迷惑執著，叫做邪解了迷執。前面所說由分別而起的十種煩惱，主要就是於苦諦、集諦迷惑不明了。苦諦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的生命體裏，有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，但是我們不明白色受想行識就是苦，反倒迷惑執著生煩惱，都是邪解了迷執。

五、「彼因依處故」，是指對苦、集二諦有迷惑，是煩惱生起因及依處，由於這個色受想行識的苦諦，是過去集聚煩惱為因而生起的，因此色受想行識以煩惱為依止處。但是集聚煩惱的集諦，是由於現在的色受想行識為因而生起煩惱，所以煩惱以色受想行識為依止處。二者互為生起的依止處，它們的關係非常密切。

六、「彼怖所生故」，是指對滅、道二諦有迷惑。滅諦、道諦是出世間的因果，是清淨無漏的善法，為什麼成為所怖畏呢？因為凡夫的智慧少，又特別軟弱，最有力量的就是煩惱，愛樂迷惑顛倒的境界，而不歡喜滅、道二諦。對於佛所開示離一切相、大涅槃的境界，心生恐怖；或者雖生起一點歡喜心，但是對於聖道的認識不正確，卻用煩惱心分別攀緣：「我能夠成就那樣的聖德嗎？」而生恐怖心。

七、「任運現行故」，前面六句是分別而起的煩惱，屬於見道所斷，這句是俱生而起的煩惱，屬於修道所斷。得聖道的聖人分別而起的煩惱已經清淨，但是還有任運現行的煩惱，就是不須要特別思惟，俱生的煩惱就出來了。然而，這位聖

人在修道的時候，已經有了斷煩惱的力量，一定會繼續地向前修行，不會再退轉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邪解了故」等者，〈決擇分〉云：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邪見，此三於所知境起邪了行，於四聖諦迷行轉故。無明一種是不了行。疑是了不了行。見取、戒禁取及貪瞋等，緣見為境、見所斷者，彼一切皆是執邪了行。即此一切迷苦、集諦者，是迷彼因緣所依處行。即此一切迷滅、道諦者，是迷彼怖畏生行。即彼一切任運所起、修道斷者，是任運現行迷執行。（陵本五十九卷三頁）今應準知。

寅六、煩惱上品相^二 卯一、徵

云何煩惱上品相？

什麼是最強烈、最厲害的上品煩惱相？

卯二、釋^二 辰一、標二相

謂猛利相及尤重相。

上品煩惱有兩種相：第一是猛利相，煩惱現行活動時，強大難以制伏，貪心來了無法不貪，瞋心來了無法不瞋。第二是尤重相，小小的境界就能引發極大的煩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猛利相及尤重相」者，煩惱現行難可制伏，是名猛利。於微劣事現行增上，是名尤重。

辰二、舉六種^二 巳一、標列

此相略有六種。一、由犯故，二、由生故，三、由相續故，四、由事故，五、由起惡業故，六、由究竟故。

上品煩惱現行略說有六種相，這裏先標列出來。

巳二、隨釋^六 午一、由犯故

由犯故者，謂由此煩惱纏故，毀犯一切所有學處。

由於智慧力不夠，上品煩惱現行活動時，身心被煩惱纏縛，因此破壞了自己在佛法中所受的一切戒法，就是犯戒而不持戒了。

午二、由生故

由生故者，謂由此故，生於欲界苦惡趣中。

由於發起上品煩惱，造了嚴重的罪過，使令將來出生在欲界最極痛苦的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等三惡道中。

午三、由相續故

由相續故者，謂貪等行，諸根成熟少年盛壯，無涅槃法者。

眾生有特別強烈的貪、瞋、癡煩惱現行活動^七，主要是在眼耳鼻舌身意諸根都成熟，正當少年到中年的時候（不是童年諸根未熟，也不是老年諸根衰退）。此時身體旺盛強壯，煩惱特別猛利，造業也最厲害。「無涅槃法者」，由於貪瞋癡的煩惱很重，一直相續沒有辦法停下來，因此在他的生命體裏沒有栽培出世間的善根，也就永久不能得聖道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相續故」等者，若貪瞋癡增上補特伽羅，是名「貪等行」者。若少年位及中年位，是名「諸根成熟，少年盛壯」者。若闕三種菩提種子，名「無涅槃法」者。

午四、由事故

由事故者，謂緣尊重田，若緣功德田，若緣不應行田而起。

「由事故」，由於煩惱發動以後，造了嚴重的罪過，從所造作的事情上，顯示出來煩惱上品相。在什麼地方造罪呢？「尊重田」，譬如農夫在田地裏耕作播種，

到了秋天就能收成穀物糧食；若是對自己的父母或等同父母關係的長者，能夠尊重恭敬，將來也能得到很多福德。現在說若是對自己的父母以及所尊重的人造罪或者毀辱，足見那是特別重的煩惱，將來要得到罪過的果報，叫做上品煩惱。「功德田」，是指佛、法、僧三寶，都是有大功德的境界，應該發恭敬心、尊重心，栽培種種善根。若是反倒在三寶尊前造罪，足見也是上品煩惱。「不應行田」，是指對於其餘孤苦、貧窮的人，應該發慈悲心救濟他們。若是反倒對於孤苦貧窮的人造作種種罪過，足見也是很重的煩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由事故」等者，於父母所，及餘尊重，是名「緣尊重田」。於佛法僧所，是名「緣功德田」。於餘一切孤苦貧窮等所，名「緣不應行田」。

午五、由起惡業故

由起惡業故者，謂由此煩惱纏故，以增上適悅心起身語業。

這是從造罪人的心情上，顯示出來煩惱上品相。由於內心的煩惱在活動，造罪的時候，先以特別強烈的歡喜心做好計劃，又以非常勇猛的心情發動身語的罪業，完成之後還快樂地慶賀。

午六、由究竟故

由究竟故者，謂此自性上品所攝，最初軟對治道之所斷故。

前面所說的煩惱體性都屬於上品，對佛教徒來說，就是要修學戒定慧，修學四念住來斷除。用什麼樣的道力來斷呢？用軟品的道力就可以斷除上品的煩惱。

由於上品煩惱特別猛利，以最初成就的軟品道力就能對治，中品煩惱以中品道力來對治，軟品煩惱因為最微細不容易斷，要以特別高的道力才能對治。

寅七、煩惱顛倒攝^二 卯一、舉顛倒^二 辰一、標列七種

煩惱顛倒攝者，謂七顛倒。一、想倒，二、見倒，三、心倒，四、於無常常倒，五、於苦樂倒，六、於不淨淨倒，七、於無我我倒。

若把煩惱與顛倒配合起來解釋，有七種顛倒，這裏先標列，以下解釋。

辰二、別釋三倒^三 巳一、想倒

想倒者，謂於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中，起常、樂、淨、我妄想分別。

「想倒」，我們這個色受想行識的生命體刹那刹那地生滅變化，終究會老病死，是必朽之物。不管多麼健康、長壽，最後一定要敗壞，但是我們總希望它常住，就是於無常起常想。這個五蘊有很多很多苦惱，老病死苦、怨憎會苦、愛別離苦，乃至苦苦、壞苦、行苦等都是苦，但是久遠以來的顛倒心，總感覺是樂，就是於苦起樂想。這個身體臭穢不淨，可是總感覺它清淨、美妙。身體裏邊本來就沒有常恆住、不變異、有主宰性的我，但總是認為有我。所以，於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中，恆時起常、樂、淨、我的妄想分別，名為想倒。這是一般人普遍都有的顛倒境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想倒」等者，於所緣境無常計常，苦計為樂，不淨計淨，無我計我，取相而轉；是名「想倒」。

巳二、見倒

見倒者，謂即於彼妄想所分別中，忍可欲樂，建立執著。

「見倒」，是指有一點智慧的人，對於前面所說於無常、苦、不淨、無我，生起常、樂、我、淨等顛倒的妄想分別。他認同這樣邪妄的見解，內心特別歡喜，就會說出來一套道理，乃至著書立論勸別人相信，於是更加強自己的執著，名為見倒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見倒」等者，此說一分出家者，由想倒故，能發見倒。即於邪取顛倒四事，生邪執著，是名「見倒」。由執著故，於自心中生邪勝解，是名「忍可欲樂」；。復為他開示宣說，是名「建立」。

心倒者，謂即於彼所執著中貪等煩惱。

「心倒」，就是於五取蘊妄想分別，起常、樂、我、淨的執著，又生出貪瞋癡等各式各樣的煩惱，令心顛倒。

「想倒」是說一切凡夫普遍都有的執著；「見倒」通常是說外道的出家人，是有學問的人；「心倒」是說一般凡夫，或在家人。如此三倒，其實也就是七倒。若是能夠修四念住，正好可以對治常、樂、我、淨的顛倒，也就沒有想倒，沒有想倒就沒有見倒，沒有見倒就沒有心倒，那麼就得解脫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心倒」等者，此說諸在家者，由想倒故，能發心倒。謂即貪等煩惱倒染心故，是名「心倒」。

卯二、煩惱攝^三 辰一、標列

當知煩惱略有三種。或有煩惱是倒根本，或有煩惱是顛倒體，或有煩惱是倒等流。

煩惱約略分爲三類，這裏先標列出來，以下解釋。

辰二、隨釋^三 巳一、倒根本

倒根本者，謂無明。

對色受想行識生起常、樂、我、淨的顛倒，根本原因是沒有智慧，不能認識色受想行識的真實相，就是無明。這是最根本的煩惱，也是最微細的煩惱，但是我們自己不覺知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特別注意自己的舉心動念，雖然也不覺得有什麼貪心或者愚癡心，感覺好像沒有什麼事，其實這也是無明的境界。無明最嚴重的作用，就是無論什麼事都執著真實。佛說一切色受想行識、眼耳鼻舌身意，乃至山河大地、地水火風都是假有，不是真實的，但是我們都執著是真實的，然後貪煩惱、瞋煩惱以及各式各樣的煩惱就隨之而動。這樣執著真實的心什麼時候會被動搖

呢？只有做完夢的時候，尤其是特別有意思的夢，印象特別深刻，但是夢醒了以後，根本沒有這回事，那麼你就知道執著夢境真實是不對的。但是，這麼一點動搖很快就忘了，還是繼續認為什麼都是真實的，這就是無明的作用。

這樣看出來，要破除執著真實的心情，就是非要認真地學習佛法不可。當然，我們開始學習的時候，要常常讀經論，最好參考《大智度論》，它告訴我們修四念住時，觀察身、受、心、法都是不真實的，常作如是觀，慢慢地思想就會起變化。若能覺了一切法是假、是空無所有，無論遇到什麼境界心能不動，煩惱也就不起了。除了讀經論，還要把佛的法語牢牢記住。《辯中邊論》上說「忘聖言」⁹是一種過失，若是把佛的法語忘了，也就不知道怎麼修行了。比如，《金剛經》：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這是我空觀；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，這是法空觀。記住這兩句話後，要常常用念力把它顯現在心上思惟觀察，這樣持之以恆，漸漸就會發現所面對的一切境界都是假的。在《廣律》上看到，有的出家人在三個月結夏期間精進用功，就得無生法忍了。若說他三個月能證聖道，而我們因為業障重，那麼三年應該可以吧？從佛所教導的修行次第裏，還告訴我們一件事，若要真實地用功修行是在心裏平和的時候，而不是在起了貪心、起了瞋心，內心浮動的時候。最好在寂靜的處所，沒有人睬我，我也無須去理睬別人，內心就是常常用奢摩他、毘鉢舍那修習對治，破除去根本的無明。這樣，即使過了三年還沒有成就，也應該會有好消息。但是如果經論學習得不夠，思想不能穩定，又三天兩頭往外跑，心老是安不下來，那還是不行。

巳二、顛倒體

顛倒體者，謂薩迦耶見、邊執見一分、見取、戒禁取，及貪。

什麼是顛倒的體性呢？「薩迦耶見」，由於無明為根本，依止色受想行識五蘊或隨取一蘊思惟觀察，認為有我、我所，生起分別我執或俱生我執，就是顛倒。「邊執見」包括斷見和常見，現在說一分，指的就是常見，也就是於五蘊上執著有常恆住不變異的我。另外還有見取、戒禁取，及貪煩惱，這些都是顛倒的體性。

巳三、倒等流

倒等流者，謂邪見、邊執見一分、恚、慢，及疑。

什麼是顛倒的等流呢？前面說因為無明，不知道一切法是虛妄的，執著為真實，就是倒根本；由於無明而生出來我見、常見、見取、戒禁取、貪，所以是顛倒體。其餘的邪見乃至疑，這些與顛倒是同一類性質，遭遇到不同情況時所起的不同反應，叫做倒等流。

其中「邪見」，如撥無因果等也是與顛倒同一類。「邊執見」中一分斷見，就是因為智慧不夠，不明白因有感果的作用，得到果以後又會生出種種煩惱，煩惱發動業力後再感得種種果報，相續不斷地流轉，反而顛倒執著斷滅見。「恚」，是在思想上引起的瞋恨心，與一般貪著五欲的愛煩惱不同，屬於見煩惱所引生。

「慢」，是執著自己的思想高尚，內心高舉、輕視他人。「疑」，由於未能見道證真，對於人生的真相、諸法的真實相，內心疑惑不決。這些都是與顛倒同一流類的煩惱。

辰三、別廣

此中薩迦耶見是無我我倒，邊執見一分是無常常倒，見取是不淨淨倒，戒禁取是於苦樂倒，貪通二種，謂不淨淨倒及於苦樂倒。

「別廣」，是把顛倒和煩惱配合起來說明。

「此中薩迦耶見」，這裏說五取蘊本是無我法，卻執著其中有我，所以是無我我倒。「邊執見一分」，指的是常見，執著在生老病死的生滅法中，有一個常恆住不變異的我，所以是無常常倒。「見取」，是外道取著薩迦耶等諸見，以為自己的思想是最殊勝、最第一的，能得清淨、解脫。這種錯誤的思想，不美妙卻執為最好，所以是不淨淨倒。「戒禁取」，外道隨順諸見的思想，修種種苦行，持牛、狗等戒，認為現在受苦將來可以生天，於苦惱的境界執著是樂因，所以是於苦樂倒。

「貪」就是愛煩惱，通於不淨淨倒及於苦樂倒兩種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當知煩惱略有三種」等者，此說貪等十種煩惱，略為三種顛倒所攝。一、倒根本攝，二、倒自體攝，三、倒等流攝。如文可知。顛倒體中，邊執見一分者，於邊見中唯取常見，不取斷見；故言「一分」。

煩惱差別者，多種差別應知。謂結、縛、隨眠、隨煩惱、纏、暴流、梏、取、繫、蓋、株杌、垢、常害、箭、所有、根、惡行、漏、匱、燒、惱、有諍、火、熾然、稠林、拘礙，如是等類煩惱差別。

「煩惱差別」，是說煩惱有各種不同的情況，特別用不同的名稱來表示其差別相，這裏列出來一共有二十六個名字。

卯二、隨釋^二 辰一、釋名字^{二十六} 巳一、結

當知此中：能和合苦，故名爲結。

第一個名字「結」，就是煩惱有能力繫縛眾生的心與苦和合在一起，受到苦惱的折磨使令身心不安，所以叫做結。

人是不願意有苦的，但是爲什麼非苦不可呢？就是煩惱的力量。比如一個人爲憤怒所折服的時候，發很大的脾氣；旁邊的人勸他把憤怒轉移就不會苦惱了，但是他做不到，就要繼續受憤怒的折磨。從這裏觀察到，本來是心平氣和的人，一旦憤怒來了，心與瞋等心所和合，就爲憤怒所苦惱了。而且煩惱一發動起來，不但現在心與煩惱和合，能生身心憂苦，也因此造了罪業，能於當來感得五趣的生命體，又生種種憂苦，這都名爲「和合苦」。

怎樣才能不起煩惱、不生憂苦呢？要學習戒定慧才行。但是如果學習聖道還沒有成就，該怎麼辦呢？那就轉移目標。將心安住在念佛、念經、或者修習止觀上，不去思惟苦惱的境界，令心平靜，用智慧解決問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和合苦，故名爲結」者，能生現法身心憂苦，能生當來五趣生等種種大苦，如是一切名「和合苦」。異門分說：於五種事能和合故，說名爲結。（陵本八十四卷十二頁）其義應知。

巳二、縛

令於善行不隨所欲，故名爲縛。

煩惱有另有一個作用，就是能令你在善行上不隨所欲。比如你想要做種種利益人的事業，因為本身有私心，就會隨著如意或不如意的境界，生起各式各樣的煩惱，就被煩惱繫縛住了，總是想出個理由，使令這個善行不能成就，所以叫做縛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令於善行」至「故名為縛」者，謂依三受起貪瞋癡，於善方便不得自在，故名為「縛」。

巳三、隨眠

一切世間增上種子之所隨逐，故名隨眠。

所有天上、人間、三惡道的有情，不論相信宗教、或者不相信宗教，乃至佛教徒也是一樣，內心裏面都有強而有力的煩惱種子，與心不分離。雖然煩惱沒有活動時看起來也很平靜，但是內心還有許多煩惱種子潛藏著，隨時都有現行活動的可能，所以名為隨眠。

以佛菩薩的慧眼來看，前生學習過佛法的人，今生來到人間，還會有一點佛法的氣分；若是從三惡道、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來到人間，也都還有前生的氣分，就是有增上種子所隨逐的影響。但是，也不決定，今生會有不同的因緣，若遇見有深厚因緣的惡知識，或者善知識，影響也會很大；或者彼此沒有因緣，就不容易受到他人的影響。所以一切世間的有情，內心都有增上種子之所隨逐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一切世間」至「故名隨眠」者，〈意地〉中說：諸自體中所有種子，若煩惱品所攝，名為麤重；亦名隨眠。（陵本二卷二頁）若諸有情未離欲求，未離有求，未離邪梵行求者，是名「一切世間」。彼為煩惱麤重之所隨逐，說名「隨眠」。縛義故，微細義故。

巳四、隨煩惱

倒染心故，名隨煩惱。

「倒染心」，因為內心顛倒迷惑，隨順貪瞋癡活動，就被煩惱染汙了，使令不

得清淨，也不能得解脫，所以名為隨煩惱。

這裏說了很多名相來描寫煩惱的相貌，都很有意思，佛教徒不可不學。爲什麼？因爲若不學習佛法，雖然也能夠天天讀經、靜坐，但是忽然間煩惱來了，你能夠知道現在內心不清淨嗎？我看不能。所以應該學習佛法，才能即時觀察到自己內心不清淨了，要立刻提起正念，把染汙心排除出去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倒染心故，名隨煩惱」者，謂貪瞋癡隨惱於心，令不離染、令不解脫、令不斷障，名「倒染心」；即由此義，名「隨煩惱」。更有餘義。謂從煩惱生故，親近煩惱故，說名隨煩惱。今此不說。

已五、纏

數起現行，故名爲纏。

「纏」是相對「隨眠」而說的。煩惱種子還沒現行時，稱爲羶重，也叫隨眠。「數起現行」，若是煩惱一次又一次生起，各式各樣的煩惱都現行活動了，這時候叫做纏。

煩惱活動時，想要修學善法就有困難，能障礙你修止觀，也就是自己障礙自己。雖然凡夫都有很多煩惱種子，但是在還沒有現行的時候，仍然可以隨自己的意願去誦經、拜佛、靜坐。所以，修行要抓住機會，煩惱不動的時候就要趕快用功，否則煩惱一旦現行就有困難。經論上有很多例子，說到佛在世度化人都不失時候，譬如佛度因儒童⁷，就是在他正要舉行婚禮這一天，當他的貪欲心還沒有現行之前，佛就變化作婆羅門去度化他，令他憶念起過去所修的善品，然後佛再爲他說法，他一下子證得三果。由此可見，煩惱若數起現行了，想修行就很困難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數起現行，故名爲纏」者，修善品時，現起相續，無斷絕義，是名「數起現行」。

已六、暴流

深難渡故，順流漂故，名暴流。

「深難渡」，河水很深而且水流很猛，不容易渡過去；「順流漂」，多數人都被

淹沒，在河裏漂流，難以越度。這是形容煩惱如水的流動很有力量，人在水中不容易站得住，因此隨順漂泊流轉生死，叫做暴流。所以，人若是想要修行，得在煩惱還沒動之前才可以，等到煩惱動了還能修行嗎？

《披尋記》：「深難渡故，順流漂故，名暴流」者，如暴流水，深廣難渡；能令有情順流漂溺。貪瞋癡等煩惱亦爾。能令有情生死流轉，難得出離。

巳七、柅

邪行方便，故名爲柅。

「柅」^ㄣ，是樹木的節；或作「輓」^ㄣ，比喻過去世煩惱常常活動，就發出邪行、造作種種罪過的事情；由於過去所造的十惡業爲因，所以於現在所得的果報能爲障礙，使令修學聖道有困難，所以叫做柅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邪行方便，故名爲柅」者，此約前際邪行方便，能令現法生死流轉，是名為「柅」。障礙離繫，是柅義故。

巳八、取

能取自身相續不絕，故名爲取。

「能取自身相續不絕」，這是說現在這個生命體，由於愛煩惱、見煩惱常常活動，造作了種種罪業，這個罪業造成以後，現在的生命體死掉了，就會在將來世，又去得一個生命體。未來得到另一個生命體以後，又由煩惱去造業，造業又得果報。能令我們相續不絕地去取得生死果報，所以煩惱叫做取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取自身相續不絕，故名爲取」者，此約現在愛取方便，能令未來生死流轉而無斷絕，是名為「取」。執取淨根，執取後有，是取義故。

巳九、繫

難可解脫，故名爲繫。

因爲貪瞋癡各式各樣的煩惱現行，能綁住身心令不自在，想要解脫煩惱的繫縛不容易，所以叫做繫²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難可解脫，故名爲繫」者，此中「繫」言，所謂身繫，以能障礙定意性身故。由此爲因，令心散亂不得正定，乃至不得離染解脫，證無所作究竟涅槃，是名「難可解脫」。

已十、蓋

覆真實義，故名爲蓋。

因爲貪瞋癡煩惱現行時，心被煩惱覆蓋住，有了隔礙就無法通達所應該知道的道理，不能明白一切法的真實義。因爲煩惱有這樣的作用，所以名爲蓋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覆真實義，故名爲蓋」者，障諸善法，於所知事令不顯了，是名「覆真實義」。

已十一、株机

壞善稼田，故名株机。

「壞善稼田」，譬如種莊稼的的田地上有過多的沙礫或含有太多鹽分，就不是良田，無法在上面種東西。樹根露在地面上，叫做「株」；只有主幹無旁枝的枯樹，叫做「机」。現在說株机，表示那塊田地上面有很多樹根枯木，也就不能種植五穀了，這是比喻我們的內心有很多煩惱，煩惱常常相續活動，越來越嚴重，就會破壞學習善法的堪能力，想要修學聖道很困難，所以叫做株机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壞善稼田，故名株机」者，如烏鹵田，有多株机，不任耕植。煩惱亦爾。能令轉成上品相續起故，能令身心無堪能故，由是說言「壞善稼田」。即依此義，喻名株机。

已十二、垢

自性染汙，故名爲垢。

煩惱本性不清淨，使令我們違犯所受的戒，清淨的戒法被煩惱破壞了，所以名爲垢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自性染汙，故名爲垢」者，毀犯淨戒，不善防護別解律儀，是名「自性染汙」。

已十三、常害

常能爲害故，名爲常害。

「常能爲害」，我們內心裏面的貪瞋癡等各式各樣的煩惱，從無始劫以來相續到現在，常常出來活動，不但傷害自己也傷害他人，若不學習佛法加以對治，還會一直相續下去到未來，所以名爲常害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常能爲害，故名爲常害」者，依貪瞋癡長時數受生死燒害，是名「常能爲害」。

已十四、箭

不靜相故，遠所隨故，名爲箭。

「箭」，譬喻煩惱，有兩個相貌：一是「不靜相」，我們內心的貪瞋癡煩惱一活動起來，就像箭發射出去後就一直向前進，會造各式各樣的罪業來傷害自己，使令我們苦惱，是不寂靜相。二是「遠所隨」，「遠」有兩個意思，就是怨賊的箭遠遠地射向你，隨時會受到傷害；另外，久遠以來內心裏面有貪瞋癡箭一直隨逐著，若不遇見佛法學習對治，煩惱不和你分離，永久以來一直地要來傷害你，所以名爲箭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靜相故，遠所隨故，名爲箭」者，如被毒箭若未拔時，多不寂靜；煩惱亦爾，名「不靜相」。又彼煩惱未生當生，難可制伏；亦如毒箭既引發已，遠所隨逐，名「遠所隨」。

已十五、所有

能攝依事，故名所有。

「依事」就是我們的生命體；要靠這個身體才能成就作善事、造惡業，所以生命體是一切事業的依止處，叫做依事。這個身體從哪裏來的？由於過去世有貪瞋癡的煩惱，使令我們得到這個生命體，所以貪瞋癡是能攝，依事是所攝。那麼我們數數得到的這個生命體，老是在貪瞋癡的控制下，實在說是汙穢的境界，不是清淨的，為貪瞋癡煩惱所擁有，所以叫做「所有」。只有佛教徒學習了佛法，得到佛法的智慧了，開始用佛法來決定事情，那就不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攝依事，故名所有」者，五取蘊事是名「依事」。由貪瞋癡為能攝受，是名「能攝依事」。當知此中極鄙穢義，是所有義。復有餘義，名為「所有」。謂能障捨故，有戲樂故。如下〈異門分〉說。（陵本八十四卷十四頁）

已十六、根

不善所依，故名為根。

「不善所依」，由於貪瞋癡是一切不善罪業的依止處，故稱這三種煩惱叫做貪不善根、瞋不善根、癡不善根。「根」是能生義，能生一切不善法，所以煩惱又名為根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善所依，故名為根」者，由貪瞋癡廣生無量惡不善行，是名「不善所依」。

已十七、惡行

邪行自性，故名惡行。

「邪行」，就是邪惡、不合道理、有罪過的行為。因為我們有時用貪愛心造作種種罪行，有時用瞋恚心造作種種罪行，有時用執著心、邪知邪見造作種種有罪過的事情，煩惱的體性是邪的，所以名為惡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邪行自性，故名惡行」者，依諸有情愛味世間所有為因，行諸惡行；或復分別世間怨相為因，行諸惡行；或復執著世間邪法為因，行諸惡行。

是故此貪瞋癡，名為「邪行自性」。

已十八、漏

流動其心，故名為漏。

「流動其心」，有兩個意思：一是我們煩惱不動的時候，由於內心沒有定力，心也是流動的，不能寂靜住。二是流動的心在攀緣一切境界的時候，都是散散亂亂的，貪瞋癡一出來活動，就從身口意造作種種惡行。由煩惱引發出來種種的罪過，所以名為漏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流動其心，故名為漏」者，謂於彼彼所緣境界，心意識生，遊行流散；由是發生種種雜染，起身語意三種惡行，是名「流動其心」。

已十九、匱

能令受用無有厭足，故名為匱。

「匱」，是有所缺少。這是說我們的煩惱有時輕、有時重，輕微的時候，有可能會做種種利益他人的善事，將來就能夠生到人間或者天上，享受五欲的富樂。當你得到五欲的時候，煩惱一出來還是不會放過你，能令你感覺受用人間的五欲不滿足，還要再多一點，希望到天上去享受五欲；雖然天上的欲樂比人間更富樂，但是煩惱總是令你感覺不夠，還是不知足，因此常為匱乏所苦，所以稱為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受用無有厭足，故名為匱」者，受用諸欲不知過患，不求出離，耽嗜堅著，是名「受用無有厭足」。由是常為貧乏眾苦所惱，是故名「匱」。

已二十、燒

能令所欲常有匱乏，故名為燒。

「所欲」，是說對於所歡喜的事，總是感到不滿足，由於不足就引起內心的憂

苦。譬如你作了很多功德，得到了人間或天上的欲，但是欲不能永久存在，一但有變化的時候，就生怨憎會苦、愛別離苦、求不得苦、老病死苦，因為所欲不能滿足，引起內心憂苦，像火似的燃燒自己，所以名為燒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所欲常有匱乏，故名為燒」者，謂如非愛合會，所愛乖離，貪求利養等，是名「所欲常有匱乏」。

已二十一、惱

能引衰損，故名為惱。

「能引衰損」，由煩惱發業得到了欲以後，煩惱還會繼續傷害自己，一但所欲的事出現變壞衰損，就會引發出來種種愁歎憂悲苦惱，所以名為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引衰損，故名為惱」者，此中衰損，謂愁歎憂苦惱。隨所愛樂，若變壞時，是諸有情便為種種愁歎等苦所惱亂故。

已二十二、有諍

能為鬥訟諍競之因，故名有諍。

內心有貪瞋癡煩惱在活動時，就會有鬥訟、諍競的事情，原因不出兩類：一是欲，由於愛著色聲香味觸等欲，很容易與他人競爭互鬥，或者上法庭去諍論。二是見，就是你我各有主張，思想不合故彼此諍論。這兩類都是因為貪瞋癡的緣故而有，所以名為「有諍」。如果是聖人，把愛煩惱、見煩惱斷了，那就沒有鬥訟諍競的事情。

前面「匱」、「燒」、「衰損」，是就自己的煩惱而說。「有諍」，是就自己與他人互生的煩惱而說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為鬥訟諍競之因，故名有諍」者，鬥訟諍競，或依耽著諸欲所起，或依諸見所生，是名「鬥訟諍競之因」。

燒所積集諸善根薪，故名爲火。

「善根」，就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。「積集諸善根薪」，以無貪瞋癡的善心所積聚的種種功德，就比喻爲「薪」。但是，貪瞋癡若出來活動，如同火燒薪木一樣，就把所積聚的功德都燃燒了，所以名爲火。

還可以分兩方面解釋：一、比如我們正在作某種功德的時候，煩惱一來就不能繼續作功德了，本來應作而不作，就是被火燃燒了。二、如果已經積聚了種種功德，因爲猛利的貪瞋癡活動出來，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，能夠燒毀所有的功德林，可見煩惱實在太厲害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燒所積集諸善根薪，故名爲火」者，無貪瞋等，名諸善根。先所積集，譬之如薪。煩惱能燒，故名爲「火」。

如大熱病，故名熾然。

比如說人得了大熱病，使令身心苦惱；我們內心的貪瞋癡也是一樣，這個煩惱大病若是活動起來，就像猛火在燃燒、令人苦惱，所以名爲熾然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如大熱病，故名熾然」者，如大熱病，燒惱身心；煩惱亦爾，故名「熾然」。如《集論》說：為非法貪大火所燒、不平等貪大火所燒，及為邪法大火所燒，故名「熾然」。（《集論》四卷十五頁）

種種自身大樹聚集，故名稠林。

「稠林」，是稠密的樹林。譬喻貪瞋癡的煩惱很有力量，能令我們在人間、天上、三惡道感得各式各樣的果報，生出種種五蘊身來受苦。若把無始劫來所得不同的身體聚集起來，就像稠密的樹林，這些都是由自己的貪瞋癡所積集的，所以

名爲稠林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種種自身大樹聚集，故名稠林」者，能生種種苦蘊自身，故名爲「林」。由親愛故，彼得增長，展轉滋茂，說名「稠林」。〈攝事分〉說：安立九相後有苦樹，能生當有。（陵本九十三卷五頁）其義應知。

巳二十六、拘礙

能令眾生樂著種種妙欲塵故，能障證得出世法故，名爲拘礙。

「拘礙」，是拘束障礙的意思。比如說這個眾生過去世曾經造作過善業的功德，所以今生能享用各式各樣的微妙五欲，但是受用五欲，他愛著不捨，就被煩惱綁住了。譬如有一條繩子，這一頭綁住白牛的角，另一頭綁住黑牛的角，究竟是黑牛綁白牛？或白牛綁黑牛？不是黑牛綁白牛，也不是白牛綁黑牛，是被中間這條繩子綁住了。我們人愛著五欲，五欲無法綁住人，人也不能綁住五欲，是愛煩惱把人綁住了。眾生被欲煩惱綁住，被拘束在五欲塵勞的境界裏，不能出離，也障礙你不能修學出世間的聖道而得解脫，所以名爲拘礙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眾生」至「名爲拘礙」者，拘謂拘縛，令不出離。礙謂障礙，令不證得。能令眾生樂著種種妙欲塵故，此釋名「拘」。能障證得出世法故，此釋名「礙」。總略而言，不能修善，故名「拘礙」。如餘處說。（《集論》四卷十五頁）

辰二、顯差別^二 巳一、標建立

諸如是等煩惱差別，佛薄伽梵隨所增彊，於彼種種煩惱門中建立差別。

前面已經舉出來煩惱的差別相貌，世尊又隨順各別煩惱的特性，於各種煩惱門中建立差別的名字。

巳二、別體相^{十四} 午一、結

結者，九結。謂愛結等，廣說如前。

「結」，一共有九種結。就是愛結等，前面已經詳細解釋了。

午二、縛

縛者，三縛。謂貪、瞋、癡。

「縛」，有三種縛，就是內心有煩惱活動時，我們作世間善法或出世間善法都不得自在，所以貪、瞋、癡就是三種縛。

午三、隨眠

隨眠者，七種隨眠。謂欲貪隨眠等，廣說如前。

「隨眠」，一共有七種隨眠，就是欲貪隨眠等，前面已經詳細解釋了。

午四、隨煩惱

隨煩惱者，三隨煩惱。謂貪、瞋、癡。

「隨煩惱」，有三種隨煩惱，隨心生起惱亂有情，就是貪、瞋、癡。

午五、纏

纏者，八纏。謂無慚、無愧、惛沉、睡眠、掉舉、惡作、嫉妒、慳吝。

「纏」，有八種纏。「無慚、無愧」，能障礙佛教徒持戒清淨，因為沒有慚愧心很容易破戒。「惛沉、睡眠」，障礙修習奢摩他，令不能得定。「掉舉、惡作」，障礙修習毘鉢舍那，令不能如理作意。「嫉妒、慳吝」，就是彼此共同修學聖道的時候，在受用法、受用財上能障礙清淨。有這八種，使令不能成就無漏的戒定慧，叫做纏。

午六、暴流等^二 未一、舉暴流

暴流者，四暴流。謂欲暴流、有暴流、見暴流、無明暴流。

「暴流」，有四種暴流。「欲暴流」，欲界的眾生愛著欲，為欲所困。「有暴流」，色界、無色界天的有情愛著禪定，為三昧樂所困。這兩種都是為愛所漂沒。「見暴流」，是指薩迦耶見、邊執見、見取、戒禁取等，有這些不如理的思想，都是為見所漂沒。「無明暴流」，不能明白一切法都是虛妄分別、空無所有的，都是為愚癡無知所漂沒。² 佛在世的時候，指一般的在家人為欲所漂沒，出家人就是為見所漂沒。

未二、例梔

如暴流，梔亦爾。

如暴流有四種，梔也有四種：欲梔、有梔、見梔、無明梔。

午七、取

取者，四取。謂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。

「取」，有四種取。「欲取」，是指欲界人間或天上的有情都取著五欲，在境界上可以說是五欲令人顛倒迷惑，使令你非取著不可，但實在還是內心有欲，所以取著塵勞的境界，主要是色聲香味觸所以叫作欲取。「見取」，這是外道的出家人棄捨欲以後，於薩迦耶見、邊見等，執著自己的思想最殊勝。「戒禁取」，是指外道執著所受持的邪戒為最清淨、能得涅槃。「我語取」，不論出家、在家，都依五蘊身執著有我。實在沒有我的真實體性，只是在語言上假說有「我」而已，執著沒有真實體性的我，所以叫做我語取。

午八、繫

繫者，四繫。謂貪身繫、瞋身繫、戒禁取身繫、此實執取身繫。

「繫」，有四種繫³，其中都有「身」字，這是指禪定的意生身。成就色界四

禪以上的禪定，往生色、無色界天所得的身體，是隨心意所化生的，所以叫做意生身。「貪身繫」，就是你的目的是想要得色界禪，但是因為有貪愛，被貪愛綁住了，障礙不得禪定。「瞋身繫」，也是想要得色界禪，主要為瞋恚所障礙，也是被綁住而不能成就禪定。貪身繫和瞋身繫二種，是指欲界眾生因欲煩惱重，障礙禪定的成就。「戒禁取身繫」，是指外道執著他所受持的戒禁，因見煩惱繫縛，而障礙得禪定。「此實執取身繫」，是指外道執著他的思想是最殊勝、最高尚、最微妙的，這樣堅固的執著，也就障礙他得色界定。

午九、蓋

蓋者，五蓋。謂貪欲蓋、瞋恚蓋、惛沉睡眠蓋、掉舉惡作蓋、疑蓋。

「蓋」，有五種蓋。「貪欲蓋」，是指在家居士為貪欲所覆障，不能出家修道。「瞋恚蓋」，是指出了家以後，對於教法有所違犯，同梵行者來勸導教誡，他不能接受，心裏面瞋怒。「惛沉睡眠蓋」，是指這個人能接受師長的教導修學戒定慧，但是修奢摩他時，有惛沉睡眠的障礙，令他不能得定。「掉舉惡作蓋」，當他想修毘鉢舍那時，又因為掉舉惡作，而障礙修觀。「疑蓋」，對於佛法的道理心裏疑惑，於是聖道的修學都蓋住了不能進步。

午十、株杌等^二 未一、舉株杌

株杌者，三株杌。謂貪、瞋、癡。

「株杌」，有三種株杌，就是貪、瞋、癡常常現行活動，破壞修學聖道的堪能性，使令我們不能夠修學聖道了。

未二、例垢等

如株杌如是，垢、常害、箭、所有、惡行亦爾。

如同株杌能障礙修學聖道，垢、常害、箭、所有、惡行等煩惱，也能破壞修學聖道的堪能性。

午十一、根

根者，三不善根。謂貪不善根、瞋不善根、癡不善根。

這三種不善根，貪不善根、瞋不善根、癡不善根，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。這三種染汙法，有力量能使令我們造作惡事，而墮落到三惡道去。

午十二、漏

漏者，三漏。謂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。

「漏」，有三種漏。「欲漏」，為外門流注，是指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不能內斂，常向外攀緣色聲香味觸法，心的注意力時時向外，不能夠回來向道上注意。「有漏」，為內門流注，是指非佛教徒修學禪定，雖然成就了三昧樂，但是內心還有愛、見、慢，也有我見、常見等種種邪知邪見，使令他不能與聖道相應。「無明漏」，是外門流注、內門流注的依止處，因為無明才有欲漏、有漏。就是不明白一切法是緣起有、畢竟空，都是執著假有以為真實，所以從無始劫以來，能令我們相續流轉生死，光陰都空過了。

午十三、匱等^二 未一、舉匱

匱者，三匱。謂貪、瞋、癡。

「匱」，有三種匱乏，由於貪、瞋、癡煩惱現行活動的時候，能令你總是感覺不足，常為匱乏所苦惱。

未二、例燒等

如匱如是，燒、惱、有諍、火、熾然、稠林亦爾。

如匱令人苦惱，燒、惱、有諍、火、熾然、稠林等煩惱也有相同的作用。

午十四、拘礙

拘礙者，有五拘礙。一、顧戀其身，二、顧戀諸欲，三、樂相雜住，四、闕隨順教，五、得微少善便生喜足。

「拘礙」，前面是說爲五塵所綁住，障礙得解脫；這裏說有五種差別相：

一、「顧戀其身」，因爲愛著自己的身體，爲了照顧它總是有很多事情。

二、「顧戀諸欲」，心裏老是愛著色聲香味觸的五欲，難以棄捨。

三、「樂相雜住」，出家人願意與在家人一起居住，會有什麼問題呢？因爲彼此之間會有很多事情，耽誤自己修行。若是出家人在一起住，可以互相照顧，但是如果彼此攀緣過頭，耽誤自己用功，又因此生出其他煩惱，這也是障道。

四、「闕隨順教」，雖然願意出家修行，但是沒有隨順修學聖道的教法，不能通達無常義、無我義，不知道怎麼修四念住，也就不能得聖道了。

五、「得微少善，便生喜足」，這是指修止觀小小有一點成就，自己感覺到歡喜滿足，就停住在這小小的境界裏，不能繼續用功，也使令你不能解脫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彼種種煩惱門中建立差別」等者，於中九結、三縛、七種隨眠、八纏、四暴流、四取、五蓋、三株机、三常害、三箭、三所有、三惡行、三不善根、三漏，皆如〈攝事分〉釋。（陵本八十九卷六頁至十二頁）四繫差別亦如〈攝事分〉釋。（陵本八十七卷十四頁）又拘礙者，此說有五。餘處說三，謂貪拘礙、瞋拘礙、癡拘礙。（《集論》四卷十五頁）體唯有三，義說有五，故不相違。五拘礙中，言「闕隨順教」者，謂闕隨順定心教誡教授。「得微少善便生喜足」者，謂於定地諸善得少喜足。餘文易知。

寅九、煩惱過患^三 卯一、標

煩惱過患者，當知諸煩惱有無量過患。

煩惱有什麼過失災患？爲什麼一定要斷煩惱呢？應當知道煩惱的過患實在太多了。

卯二、釋

謂煩惱起時，先惱亂其心，

彌勒菩薩慈悲告訴我們，煩惱生起的時候，先惱亂自己的心，因為煩惱的體性是不寂靜，心與煩惱在一起活動，使令心也不寂靜，就是浮動不安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煩惱起時，先惱亂其心」者，煩惱自性不寂靜故，於彼起時，令相應心亦不寂靜，是名「惱亂其心」。

次於所緣發起顛倒，

其次，心就隨順煩惱，在所緣境上生起錯誤的認識。什麼錯誤呢？就在色受想行識、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觸法等一系列境界，發起無常常倒、於苦樂倒、不淨淨倒、無我我倒。雖然學習了佛法，但是還不能明白諸法實相，煩惱一來的時候，小小的智慧起不了一點作用，完全變成原來的舊家風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次於所緣發起顛倒」者，謂於無常苦不淨無我中，起常樂淨我想倒、見倒、心倒故。

令諸隨眠皆得堅固，

煩惱一活動以後，會發生什麼作用呢？因為煩惱一次又一次現行，使令煩惱種子比之前的力量更強大，更加堅強牢固、難以破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令諸隨眠皆得堅固」者，於自體中所有煩惱麤重種子，能令轉成上品相續起故；難可破壞，故名「堅固」。

令等流行相續而轉，

貪瞋癡煩惱一動起來以後，還會引發同一流類的煩惱相續地現前活動，力量強大起來了，就不容易停下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令等流行相續而轉」者，諸隨煩惱，煩惱等流，名「等流行」。展轉引發，名「相續轉」。

能引自害，能引他害，能引俱害，生現法罪，生後法罪，生俱法罪，令受彼生身心憂苦，

煩惱一活動起來，能引發自己的身心受到傷害，也能引發他人的身心受到傷害，還能令自他彼此都受到傷害。由於煩惱發動出來就會造作種種罪業，使令現在的色受想行識要受苦，或者造作的惡業有可能現在不受苦，但將來的色受想行識要受苦，或者現在、未來都要受苦。因此煩惱一動造了罪以後，能令所得的生命體受種種身心憂苦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引自害」至「身心憂苦」者，此中差別，如下業過患釋。（陵本九卷九頁）唯彼說業所作，此說煩惱所作，是其差別。煩惱為先，方造諸業，是故此說「能引自害」等。又下〈異門分〉亦有解釋。（陵本八十四卷十三頁）其義大同。

能引生等種種大苦，

由於自己內心的煩惱、造了惡業，就能感得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間的果報，引生出生老病死等種種大苦，使令我們受苦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引生等種種大苦」者，「等」言，等取老病死法。五趣流轉，不能出離，是名「種種大苦」。

能令相續遠涅槃樂，

若是重的煩惱發動，非造業不可，造了業就受苦。這惑業苦一強盛起來，能令色受想行識的生命體，主要是我們的內心，不能遠離貪瞋癡的境界，就離涅槃樂越來越遠了。

若是願意真實用功修行的人，常常靜坐注意清淨自己的內心，就會知道貪瞋癡煩惱一動起來，是很苦的。要是真正達到貪無餘斷、瞋無餘斷、癡無餘斷，就是涅槃的境界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相續遠涅槃樂」者，涅槃界中離貪瞋癡，名「涅槃樂」。若諸煩惱隨附依身，

令不速疾得般涅槃，是名「相續遠涅槃樂」。

能令退失諸勝善法，

這是說有的人能夠放下欲、修學禪定，得到色界四禪或者神通，種種殊勝的善法都成就了。但是如果自己不注意，放縱貪瞋癡煩惱生起，禪定就會退失。可見煩惱的厲害，能令得禪定的人退失殊勝的善法，何況沒得禪定的人。所以只有世間禪定還是不行，沒有得聖道都是靠不住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退失諸勝善法」者，定地諸善，名「勝善法」。由煩惱故令心散亂，已所得定還復退失，是名「退失諸勝善法」。

能令資財衰損散失，

這是說沒得禪定的人，能夠善巧地經營而得到很多的財富，若是放任貪瞋癡活動，不加以節制，財富也會失掉，不能永久掌握住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能令資財衰損散失」者，謂由煩惱等起非理作業方便故。

能令入眾不得無畏、悚懼無威，能令鄙惡名稱流布十方、常為智者之所訶毀，令臨終時生大憂悔，令身壞已、墮諸惡趣、生那落迦中，令不證得自勝義利，

煩惱特別重的人，常會做錯誤的事情，令他入于大眾之中，內心不能無畏，心有所恐懼也就沒有威德。因為各式各樣的煩惱造了罪，能令不好的名譽流布到十方，常被有智慧的賢聖善人所訶斥。由於不能制伏自己的煩惱，放縱煩惱使令自己所成就的功德都流失掉，臨命終時惡境現前，後悔也來不及了。若發動煩惱造作重大的惡業，這個生命體壞了以後，就墮落到三惡道去，在地獄中感得另一個苦惱的生命體。由於煩惱，使令我們自己不能如實地覺悟第一義諦，證得涅槃。

「義」，就是涅槃；「利」是讚歎涅槃沒有罪過，有大功德、大光明的境界。因為被煩惱障礙住，所以不能成就殊勝的義利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令不證得自勝義利」者，證自涅槃，名之為「義」；可愛樂故，無有罪故。證功德法，名之為「利」；究竟勝利，遠離過患故。煩惱障此，令不證得，故作是說。

卯三、結

如是等過無量無邊。

如前面這段文所說煩惱的過患是無量無邊的。

《勝鬘經》中說煩惱，有五住地煩惱^二，也是說得很圓滿。現在本論是依凡夫現前的境界，來說明煩惱的相貌。這有什麼好處呢？使令我們能加強認識自己的煩惱。能夠真正認識煩惱，就會生厭離心，可能會精進一點修四念住了。這就是本論的優點，針對凡夫的立場說法，非常實際。

癸二、業雜染^二 子一、徵

云何業雜染？

什麼叫做業雜染？

子二、釋^二 丑一、標列^二 寅一、嚧柁南

嚧柁南曰：

自性若分別 因位及與門 增上品顛倒 差別諸過患

先以偈頌列出所要說明的業雜染。

寅二、長行

當知業雜染，由自性故，分別故，因故，位故，門故，上品故，顛倒故，差別故，過患故，解釋應知。

業雜染分成九類：業自性、業分別、業因、業位、業門、業上品、業顛倒、業差別、業過患，從這九個方面來作解釋。

業自性云何？謂若法生時造作相起，

什麼叫做業自性？業的體性，就是思業。「若法生時」，假設一件事生起的時候。「造作相起」，內心生起一個將要有所作為的相貌。這件事出現時，他經過內心全面觀察後有所決定，要採取行動達到目的，這樣的相貌生起時就叫做思業，主要也就是思心所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若法生時造作相起」者，此說思業。彼造作相有五種類：一、為境隨與，二、為彼合會，三、為彼別離，四、能發雜染業，五、令心自在轉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五十三卷十六頁）

及由彼生故，身行、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，是名業自性。

由於思業生起了，隨後身行、語行才能夠有所行動。「身行」，我們的身體因為一呼一吸的勢力才能正常活動，所以呼吸以及身體有所行動，都名為身行。「語行」，又第六意識和尋伺心所在名言境界上觀察思惟，發動出來言說，名為語行。這時候勝思實際發動出來身業、語業了，這叫做思已業。先是思業，而後思已業，這叫做業自性。

思心所活動有一個過程，就是所謂審慮思、決定思、動發勝思。當一件事生起的時候，第六意識隨意緣慮境界，如果內心無所希求，沒有任何目的，就不具足業的定義。若是內心開始全面觀察思惟，對我是有利益，還是有損害，這是審慮思。其次，心裏面有所求，為了要滿足自己的欲望，有勢在必得的心情，決定要採取實際行動達到目的，這是決定思。審慮思、決定思都是意業，名為思業。第三個動發勝思，是在內心決定之後，通過身業、口業去實際完成所作事，名為思已業。這就是業的自性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身行、語行」等者，此說身業、語業。入出息風名為「身行」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。身所作業，亦名「身行」。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，然後方起染汙身業，如出入息能起身業，故名身行。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）此身語行由思動發，故言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」。

寅二、業分別^二 卯一、徵

業分別云何？

業有各式各樣的差別，是怎樣的情形呢？

卯二、釋^二 辰一、略標列^二 巳一、由差別

謂由二種相應知。一、由補特伽羅相差別故，二、由法相差別故。

由兩種相：一、由造業者的人相差別，二、由造業的法相差別，從人及法這兩方面可以明了不同的業。

巳二、由性攝

此復二種，即善、不善十種業道。所謂殺生，離殺生，不與取，離不與取，欲邪行，離欲邪行，妄語，離妄語，離間語，離離間語，麤惡語，離麤惡語，綺語，離綺語，貪欲，離貪欲，瞋恚，離瞋恚，邪見，離邪見。

業的性質還有不同，不論從人、從法上分別，都有兩種差別，就是十善業道及十不善業道。這裏只是大概的分類，把善、不善的十種業道標出來。

辰二、隨別釋^二 巳一、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^二 午一、黑品^十 未一、殺生攝^四 申一、總舉經言

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者，謂如經言：諸殺生者，乃至廣說。

「隨別釋」，把前面標列出來的一一加以解釋。「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」，是就造業人的相貌差別來建立業。「黑品」，分十科說明不善業。「總舉經言」，舉經上的法語一句一句地解釋。先釋總句，次釋別句。

從不同的造業人相差別，建立十不善業道，如佛經上說：眾多殺生，甚至詳細說出來種種不同的相貌。

申二、別釋經句^二 酉一、總句

殺生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經中說「殺生者」，這句殺生的人是總說。其中還有各別的意義，以下解釋。

酉二、別句^三 戌一、顯示加行殺害^二 亥一、別釋^二 天一、辨相^五 地一、最極暴惡

最極暴惡者，謂殺害心正現前故。

「別句」中分三科，第一科「顯示加行殺害」，顯示正在進行殺害的行動。「別釋」中分兩科，先解釋「辨相」，說明殺生者有五種相。

別句中第一句「最極暴惡」，殺生的人暴惡到達極點，他正在殺害眾生，從內心顯現出來兇惡心的相貌。

地二、血塗其手

血塗其手者，謂為成殺，身相變故。

第二句「血塗其手」，殺生的人正在成就殺害生命的時候，流出的血沾汙了他的手，使得他的身相轉變了。

地三、害極害執

害、極害、執者，謂斷彼命故，解支節故，計活命故。

第三句「害、極害、執」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「斷彼命故」，把那個眾生的生命中斷了，令他不能相續活下去，叫做害。「解支節故」，又把那個眾生的頭、身、手、足一節一節地斷開，叫做極害；「計活命故」，因為殺生的人願意以殺生來維持自己活命，歡喜殺生的職業，別人不能轉變他，叫做執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害、極害、執」等者，「斷彼命故」，此釋言「害」。「解支節故」，此釋「極害」。「計活命故」，此釋言「執」。謂如不律儀者，計屠羊等自活命故。

地四、無有羞恥

無有羞恥者，謂自罪生故。

第四句「無有羞恥」，殺生的人自己願意造殺生罪，雖然有罪是醜陋的事，但是他不以爲恥。

地五、無有哀愍

無有哀愍者，謂引彼非愛故。

第五句「無有哀愍」，殺生的人對所殺害的眾生沒有哀愍心，使令他引發出來一個怨家，將來就會有不可愛的果報。

天二、破執^二 地一、別辨^二 玄一、一切有情所^二 黃一、敘外說

有出家外道，名曰無繫，彼作是說：百踰繕那內所有眾生，於彼律儀、若不律儀。

「破執」，破除外道的執著。「別辨」中，先敘述邪說，後引佛說破彼。

有出家的外道，名字叫做無繫，就是尼犍子外道。他們有這樣的學說：對於居住在一百由旬^二以內的眾生，能持守不殺害，就是成就清淨的律儀；反之，若殺害一百由旬以內的眾生，就是不持守律儀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百踰繕那」至「若不律儀」者，此計少分應離殺生。謂隨所住處百踰繕那內眾生，於彼不殺成就律儀；若行殺害成不律儀，不遍一切諸有情所。

黃二、引經破

爲治彼故，說如是言：一切有情所。

爲了破斥尼犍子外道不合道理的說法，引經中佛所說：一切無量的眾生，都不殺害。這是佛的悲心特別廣大，開導外道只是持守一百由旬以內的眾生不殺，

還是不夠圓滿，應該說無量的一切眾生所都不殺害才對。

玄二、真實眾生所^二 黃一、敘外說

即彼外道，復作是說：樹等外物亦有生命。

此尼犍子外道，又有一種邪說：一切花草樹木也是有生命，也要對它持守律儀，不應殺害。

黃二、引經破

爲治彼故，說如是言：真實眾生所。

爲了破斥尼犍子外道不正確的思想，引經中佛所說：對於真實有情識的眾生，應該守護不殺害生命的律儀。而花草樹木等無知覺，不是真實的眾生。依佛法說，殺害有情識的眾生是違犯性罪，破壞無情識的草木是違犯遮罪。

地二、總顯

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，及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治。

前面佛所開示的法語，表示出你若能於一切眾生所發慈悲心不要殺害，用慈悲心對治殺生，就能夠遠離殺生的過失，成就真實的福德；若如尼犍子外道所說，能愛護一切花草樹木，雖然也是好，但那不是遠離對治的真實福德。因爲草木不是真實的眾生，它沒有心識、沒有覺知，也沒有苦樂的感受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」等者，謂如經言「一切有情所」，意顯一切有情皆應哀愍。由哀愍故，成就真實福德。不應分別或遠離害、或不遠離。由是對治彼第一計，是名「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」。又如經言「真實眾生所」，意顯樹等外物無愛非愛，於彼無有哀愍可得。雖遠離殺，而不成就真實福德。由是對治彼第二計，是名「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治」。

如是所說諸句，顯示加行殺害。

以上所說一共有七句，從殺害心生起，直到去做殺害真實眾生的行動，顯示殺生的人造殺生業的相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如是所說諸句，顯示加行殺害」者，謂從「最極暴惡」句，乃至「真實眾生所」句，應知。

戌二、顯示無擇殺害

乃至極下摺多蟻²等諸眾生所者，此句顯示無擇殺害。

第二科「顯示無擇殺害」，顯示沒有揀擇的殺害。

經中這一句「乃至極下摺多蟻等諸眾生所」，是說當暴惡有情的殺心現前時，一點慈悲心都沒有，對於所見的人、猛虎、蛇都不當一回事，甚至像折腳的螞蟻，或說蟻卵，或者如蚊蟲等極微小的蠕動眾生，無論遇見什麼生命都不加以簡別，無所不殺，這叫做無擇殺害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無擇殺害」者，謂於諸傍生趣所有眾生，乃至極下摺多蟻等行殺害時，無正覺了，無簡擇心，謂此眾生不應殺害，是名「無擇殺害」。

戌三、顯示遇緣容可出離

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，此顯遇緣容可出離。謂乃至未遠離來，名殺生者。

第三科「顯示遇緣容可出離」，表示遇有因緣還是可以出離殺業。

經中這一句「於殺生事若未遠離」，是說殺生的人若是還沒有遠離殺生事，如果能遇見三寶、善知識聽聞了佛法，知道一切眾生都願意生存，行殺害是違反眾生的意願，他能領解殺生是有罪過的道理，因此接受了慈悲不殺的教誡，就有可能遠離殺生的惡業。若是沒有遇見佛法的因緣，不知道殺生有罪過，就隨順習慣繼續造殺生業，名為殺生者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殺生事若未遠離」等者，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，起勝善心，若於彼起靜息方便，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，是名於殺生事遠離。由聞正法能善領悟，及受淨戒能善防護，於殺生事止息不作，是名「遇緣容可出離」。若不遇緣不出離時，彼業現行，名殺生者。

申三、結明略義^二 酉一、第一略義

又此諸句略義者，謂爲顯示殺生相貌、殺生作用、殺生因緣、及與殺生事用差別。

總結前面九句的要義，顯示殺生的人在殺害的相貌，就是「最極暴惡」、「血塗其手」兩句。殺生的作用，是「害、極害、執」。殺生的因緣，是「無有羞恥」、「無有哀愍」兩句。殺生事差別，是「一切有情所」、「真實眾生所」兩句。殺生事用差別，是「無擇殺害」、「遇緣容可出離」兩句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又此諸句略義」等者，殺生相貌，配屬別句中初、二句。殺生作用，配屬第三句。殺生因緣，配屬四、五句。殺生事用差別，配屬後四句。於中初、二句是殺生事差別，次二句是殺生用差別故。

酉二、第二略義

又略義者，謂爲顯示殺生如實、殺生差別、殺所殺生，名殺生者。

還有第二種要義，是指別句中最後四句而言：「殺生如實」，顯示殺害一切有情識的眾生，都是有罪過的，就是「一切有情所」。「殺生差別」，顯示殺生的差別，是「真實眾生所」，非草木等無情物。「殺所殺生」，殺害所有一切生命，是「無擇殺害」。「名殺生者」，未遇三寶因緣之前，殺生現行，名殺生者，是「遇緣容可出離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又略義」等者，於前殺生事用差別中，如次別配四句應知。

申四、簡非法相

又此諸句，顯能殺生補特伽羅相，非顯殺生法相。

在這九句之中，是顯示能殺者的相貌，而不是顯示殺生的法相。

未二、不與取攝^三 申一、釋經句^二 酉一、總句

復次，不與取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不與取者」，這句偷盜的人是總說。

酉二、別句^{十四} 戌一、於他所有

於他所有者，謂他所攝財穀等事。

別句中第一句「於他所有」，屬於他人所有的財穀等事；「財」，就是金銀、珍寶，衣服、房地產，或香、花鬘等；「穀」，就是可食、可飲的東西，如大麥、小麥、稻穀、粟穀、糜黍、胡麻、大豆、小豆等穀類，以及甘蔗、葡萄、乳酪、果汁等漿飲，都是無情物；「等」，還有牛、羊、妻子、奴婢等有情。這些事物屬於他人所有，都不可以不與而取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他所攝財穀等事」者，謂諸珍寶，或金或銀，或諸衣服，或諸什物，或香或鬘，如是等類，名之為財。謂諸所有可食可飲，大麥、小麥、稻穀、粟穀、糜黍、胡麻、大小豆等，甘蔗、葡萄、乳酪、果汁種種漿飲，如是等類，名之為穀。如是財穀無情數攝。「等」言，等取所餘有情數物。謂或妻子、奴婢、作使，或象、馬、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駝、驢等類應知。

戌二、若在聚落

若在聚落者，謂即彼事於聚落中，若積集、若移轉。

第二句「若在聚落」，是指他人的所有物在城市或村落中，「積集」，若是積聚在一起的財寶或穀等無情物。「移轉」，可以移動的妻子、奴婢、牛、羊等有情，

或者是說將他物移動離開原來的地方。在戒律上看，若是「舉離本處⁸」，不與取的罪過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聚落中，若積集、若移轉」者，此中「積集」，謂於無情數物，若財若穀。「移轉」，謂於有情數物。

戊三、若閑靜處

若閑靜處者，謂即彼事於閑靜處，若生若集，或復移轉。

第三句中「閑靜處」，是指他人的所有物在很少人來往的閑靜處所。「生」，正在栽種生長的蔬果、穀類等。「集」，積聚在一起的財寶或穀等無情物。「或復移轉」，或者可以移動的牲畜、妻子、奴僕等有情，如果舉離本處，盜罪就成就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於閑靜處，若生若集」等者，此中「生」言，謂於穀物；「集」與「移轉」如前說。

戊四、即此名為可盜物數

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，謂所不與、不捨、不棄物。

第四句「即此名為可盜物數」，是指無論在聚落或者閑靜處，凡是屬於他人所有的財穀等無情物，以及牲畜、妻奴等有情，物主沒有表示施與他人，也沒有棄捨所有權的心情，也不是把所有物丟掉不要了，這都名為可盜取物的範圍。

律上⁹說，出家人的衣物被土匪搶走了，如果這個比丘心裏作如是念：就送給他好了。這表示他放棄所有權了，就不可以再追回來。若他再去追討，就是賊奪賊，變成他也是賊了。那怎麼辦呢？他要用錢去買回來。這裏說「不捨」，就是沒有放棄所有權。

戊五、若自執受

若自執受者，謂執為己有。

第五句「若自執受」，若是他人所不與物，自己去取，或者下命令叫別人取，或者以欺騙的方式取，取得以後據爲自己所有，這就表示罪過成立了。

戌六、不與而取

不與而取者，謂彼或時資具闕少，執爲己有。

第六句「不與而取」，他人所不與物，或者因爲一時缺少生活所需的資具，所以把別人的財物據爲己有。

戌七、不與而樂

不與而樂者，謂樂受行偷盜事業。

第七句「不與而樂」，他人所不與物，因爲歡喜以偷盜爲職業，以偷取他人的財物爲樂；這和偶爾生起貪心偷取他人物的情況不同。

戌八、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^二 亥一、牒經句

於所不與、不捨、不棄而生希望者，

第八句分兩科，這一科「牒經句」，先標出來經中的文句，下一科「釋其義」，解釋經句中的意義。

「於所不與、不捨、不棄而生希望者」，是說不與而取的人，對於物主所不與、不捨、不棄之物，生出來據爲己有的希望心。

亥二、釋其義^二 天一、釋希望

謂劫盜他，欲爲己有。

「劫盜他」有二個意思，一是在他人不知道的時候偷偷盜取，二是他人明知卻公然搶奪。其實劫盜的方式很多，想要強取他人的所有物，屬於我自己所有，這種心情就叫做希望。

天二、釋不與等^三 地一、不與

若彼物主非先所與，如酬債法，是名不與。

若是那個物品的主人，以前未曾答應把所有物給與他人，也沒有欠他人債務，可是他人想要強取、據為己有，好像欠債討債似的，這就名為「不與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非先所與，如酬債法」者，謂非物主先意欲與，是名「非先所與」。他生希望強索而與，是名為「酬債法」。

地二、不捨

若彼物主於彼取者而不捨與，是名不捨。

若是所有物的主人，對於搶走財物的人，心裏沒有布施的心情，這就表示他沒有捨給對方財富的意思，名為「不捨」。

地三、不棄

若彼物主於諸眾生不隨所欲受用而棄，是名不棄。

若是物主不同意大眾隨意受用自己的資財，這就表示他不願意放棄自己所擁有的財富，名為「不棄」。若是物主有很多的財富，但是他同意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受用，那麼你拿去用並不犯盜。

戌九、自為而取

自為而取者，謂不與而取故，及不與而樂故。

第九句「自為而取」，表示物主沒有給你，但是你因為缺少生活所需就去取，或者歡喜作盜賊、土匪的職業，為了自己想要擁有就拿走了。

戌十、饕餮而取

饕餮而取者，謂所不與、不捨、不棄而希望故。

第十句「饕餮而取」，「饕」是貪財，「餮」是貪食，貪欲心特別強的人，對於別人所擁有的財物，雖然物主沒有給與、不捨得，也沒有放棄的心情，但是因為自己貪心希求，便偷盜取為己有。

戌十一、不清而取

不清而取者，謂於所競物為他所勝，不清雪故。

第十一句「不清而取」，是說對於財物的所有權有爭論，本來應該屬於你，他人來競爭的時候，雖然你有道理認定是自己所有，但是在爭執財物的辯論中，因為辯才不夠輸給了對方，之後你沒有去澄清說明，就強行取走財物，這也有過失，名為不清而取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清而取」等者，謂自所攝財、穀等事，為他競諍，名「所競物」。若他得勝，自不清雪，取為己有，是名「不清而取」。

戌十二、不淨而取

不淨而取者，謂雖勝他，而為過失垢所染故。

第十二句「不淨而取」，是對於他人所有的財物，你與他競爭，雖然你在辯論中得到勝利，將財物據為己有，但是有染汙的過失，這財物還是不清淨，名為不淨而取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淨而取」等者，於他所攝財、穀等事，自與他競，雖能勝他，取為己有，然有過失，故名「不淨而取」。

戌十三、有罪而取

有罪而取者，謂能攝受現法、後法非愛果故。

第十三句「有罪而取」，表示由於不與而取的行為，會令你成就現法罪、後法罪，在現在的生命體以及將來的生命體中，都會感得苦惱的果報。

戌十四、於不與取若未遠離^二 亥一、準前說

於不與取若未遠離者，如前殺生相說應知。

第十四句「於不與取若未遠離」，如同前面殺生相中所說「容可出離」一樣，不與取的人若能遇見善知識，告訴他偷盜的罪過，便能遠離不與取的惡業。如果他沒有遇見好因緣，還不能遠離惡不善法，隨順自己的環境、背景去做偷盜的事，名為不與取者。

亥二、例所餘

所餘業道亦爾。

除了殺生、不與取，其他邪淫、妄語等不善業道若未遠離，也是有「遇緣容可出離」的情形。

申二、明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謂由盜此故成不與取，若於是處如其差別，如實劫盜，由劫盜故得此過失，是名總義。

這十四句的要義：由盜取他人所有物故成不與取，是「於他所有」一句。若盜取的處所有差別，是「若在聚落」、「若閑靜處」二句。顯示真實劫盜，是「即此名為可盜物數」、「若自執受」、「不與而取」、「不與而樂」、「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」、「自為而取」、「饕餮而取」七句。由此劫盜而得不與取的過失，是「不清而取」、「不淨而取」、「有罪而取」、「於不與取若未遠離」四句。這就是不與而取的要義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由盜此故成不與取」，配屬別句中第一句。「若於是處如其差

別」，配屬次二句。「如實劫盜」，配屬次七句。「由劫盜故得此過失」，配屬後四句應知。

申三、簡法相^二 酉一、正明建立

又此中亦顯不與取者相，非不與取法相。

前面這一段也是顯示偷盜人的相貌，不是偷盜的法相。

酉二、兼例所餘

當知餘亦爾。

應知其他欲邪行等不善業道中，也是顯示能造業的人相，不是造業的法相。

未三、欲邪行攝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欲邪行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欲邪行者」，這句欲邪行的人是總說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二 戌一、初三句^二 亥一、別釋相^三 天一、於諸父母等所守護^五

地一、父母守護

於諸父母等所守護者，猶如父母於己處女，爲適事他故，勤加守護，時時觀察，不令與餘共爲鄙穢。

「釋經句」，解釋經中各別的句子，先說明「初三句」。第一科「別釋相」，分別解釋初三句的相貌。第一句「於諸父母等所守護」，裏面有五個意思，以下分科解釋。

「於諸父母等所守護」，是說就像父母親對於自己沒有出嫁的女兒，爲了她能出嫁侍奉他人的緣故，特別地加以守護，時時觀察，不令她與別的人共行鄙穢等事。

地二、至親守護

若彼沒已，復爲至親兄弟姊妹之所守護。

這個未出嫁的女子，若是她的父母死了，就由她最親近的兄弟姊妹來守護。

地三、餘親守護

此若無者，復爲餘親之所守護。

若是也沒有兄弟姊妹等至親守護，就由叔伯等其他親人來守護。

地四、自己守護

此若無者，恐損家族，便自守護。

若是也沒有其他親屬守護時，這位女子恐怕自己會損害家族的聲譽，便應當自己守護自己。

地五、舅姑守護

或彼舅姑^㉟，爲自兒故，勤加守護。

或者這女子的舅舅、姑姑，就是父母親的兄弟姊妹，把這女子當作自己的兒女，對她加以守護。

天二、有治罰

有治罰者，謂諸國王，若執理者，以治罰法而守護故。

第二句「有治罰」，表示治理國家的國王，或者執法的法官或律師等人，依法律條文來守護未婚女子，對違犯法律的人有懲治的辦法。

天三、有障礙

有障礙者，謂守門者所守護故。

第三句「有障礙」，表示未出嫁女子所居住的處所，有守門人守護，不許非法的人侵入。

亥二、略顯義

此中略顯未適他者三種守護：一、尊重至親眷屬自己之所守護，二、王執理家之所守護，三、諸守門者之所守護。

前面三句經文的要義，顯示未出嫁的女子有三種守護：一、自己的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叔伯或者自己所守護，二、國家法律所守護，三、守門人所守護。

戌二、後七句^七 亥一、他妻妾

他妻妾者，謂已適他。

第二科「後七句」，以下分七科，解釋別句中的後七句。

「他妻妾」，是指已經出嫁的女子，是他人的妻妾。

亥二、他所攝

他所攝者，謂即未適他，爲三守護之所守護。

「他所攝」，是指還未出嫁的女子，爲前文中所說三種守護之所守護。

亥三、由凶詐

若由凶詐者，謂矯亂已而行邪行。

「若由凶詐」，若是那個人由於心懷惡意用欺騙的方法，表面上假現愛護的行爲，惑亂女子令她受騙上當而行欲邪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矯亂已而行邪行」者，矯設方法令彼惑亂，如行誑諂等，是名矯亂。

亥四、由強力

若由彊力者，謂對父母等公然彊逼。

「若由彊力」，若是那個人由於態度蠻橫，對於守護女子的父母或至親等公然強迫而行欲邪行。

亥五、由隱伏

若由隱伏者，謂不對彼，竊相欣欲。

「若由隱伏」，若是那個人由於隱瞞潛伏，不對女子的父母至親公開，偷偷與女子互相歡喜，彼此私下同意行欲邪行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不對彼，竊相欣欲」者，此「不對彼」，謂不對彼父母等公然彊逼，唯由隱竊互相欣欲，為簡公顯，故作是說。

亥六、行欲行

而行欲行者，謂兩兩交會。

「而行欲行」，顯示兩兩交會行欲行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兩兩交會」者，由二補特伽羅及彼男女二根展轉交會，是名「兩兩交會」。

亥七、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

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者，謂於非道、非處、非時，自妻妾所而為罪失。

「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」，是指男女兩方，雖然是合法的夫妻、妾侍，

但是不合道理地於非道、非處、非時行欲行，還是有過失，也是屬於欲邪行之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於非道、非處」等者，此中「非道」，亦名非支，謂除產門外所有餘分。若諸尊重所集會處，或靈廟中，或大眾前，或堅韌地高下不平令不安隱，如是等處說名「非處」。若穢下時，胎圓滿時，飲兒乳時，受齋戒時，或有病時，謂所有病匪宜習欲，是名「非時」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五十九卷十六頁）如是一切，皆名非理，於自妻妾隨一而行，亦名欲邪行罪。

酉二、明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謂略顯示若彼所行，若行差別，若欲邪行應知。

前面十句的要義：「若彼所行」，是前五句「於諸父母等所守護」、「有治罰」、「有障礙」、「他妻妾」、「他所攝」。「若行差別」，是次三句「由凶詐」、「由彊力」、「由隱伏」。「若欲邪行」，是後二句「而行欲行」、「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若彼所行」，配屬別句中前五句。「若行差別」，配屬次三句。「若欲邪行」，配屬後二句應知。

未四、妄語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諸妄語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諸妄語者」，這句說謊話的人是總說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九 戌一、於王家

若王者，謂王家。

「若王者」，若是國王，也包括國王的族類。

戌二、於執理家

若彼使者，謂執理家。

「若彼使者」，若是為國王所委派，執掌治理國事的人。

戌三、於長者居士

若別者，謂長者居士。

「若別者」，若是有道德、有地位的長者，以及財富特別多的居士。

戌四、於彼聚集

若眾者，謂彼聚集。

「若眾者」，若是有國王、執理家、長者居士等，眾多人聚集在一處。

戌五、於四方人眾聚集處

若大集中者，謂四方人眾聚集處。

「若大集中」，就是四面八方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處。

戌六、於已知

若已知者，謂隨前三所經語言。

「若已知」，是在前面所說國王、執理家、長者居士、四方人眾等聚集的處所中，已經聽聞、覺察、了知這些人所說的話²³。

我們的心識接觸外境的作用可以分為四類，「見」是眼，「聞」是耳，「覺」是鼻、舌、身三，「知」是意。現在把見除去，唯說聞、覺、知三種，而名「已知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謂隨前三所經語言」者，謂隨前時聞、覺、知三所曾經事，覆真實想而說異語，謂為「已知」。非唯依知言說，名為「已知」。義寬廣故。四言說中不言依見言說者，下別說

故。四種言說，如前〈意地〉釋。(陵本二卷十九頁)

戌七、於已見

若已見者，謂隨曾見所經語言。

「若已見」，在國王、執理家、長者居士、四方人眾等聚集的處所中，曾經親眼看見他們說了什麼語言。

戌八、由自因等^二 亥一、略標^二 天一、舉由自因

若由自因者，謂或因怖畏，或因味著。

「若由自因」，是指經由見聞覺知所知道的一切語言，要對外言說時由於自己本身的原因，或因為內心恐怖畏懼，而說出與事實相違反的話，或因為貪愛財利有所求，為了達到目的而說謊話。

天二、例由他因

如由自因，他因亦爾。

「如由自因，他因亦爾」，如同由自己的原因而說謊，由他人的原因也是一樣，或他因怖畏或味著而說謊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如由自因，他因亦爾」者，由自怖畏，或自味著，名「由自因」；如前已說。或復由他怖畏，由他味著，教勅令作，名「由他因」；故言「亦爾」。

亥二、別釋^二 天一、因怖畏

因怖畏者，謂由怖畏殺、縛、治罰、黜責等故。

「因怖畏」，由於恐怖畏懼被殺害、繫縛、治罰、撤職等緣故，怕自己會受到傷害，所以不能說老實話。

因味著者，謂爲財穀、珍寶等故。

「因味著」，爲了自己或他人貪求財富、穀物、珍寶等緣故，不按照事實說話。

知而說妄語者，謂覆想、欲、見而說語言。

「知而說妄語」，「想」是內心與境界接觸時取相。「欲」是內心歡喜所想的。「見」是對所想、所欲的境界有深一層的看法。對想、欲、見的事情都是有真實性的認識，但「覆」就是把自己真實認識的隱藏起來，而說出來違反事實和所想、欲、見不同的語言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覆想、欲、見而說語言」者，心所取相，是名為「想」。心所樂欲，是名為「欲」。心所忍可，是名為「見」。由此三故，能起語言。諸妄語者，說別異語，令真不顯，是名為「覆」。

此中略義者，謂依處故，異說故，因緣故，壞想故，而說妄語應知。

前面十句的要義，顯示妄語的「依處」，是「若王者」、「若彼使者」、「若別者」、「若眾者」、「若大集中」等五句。知道事實而「異說」，是「若已知者」、「若已見者」二句。說妄語的「因緣」，是「若由自因」、「他因亦爾」二句。破壞內心所想，是「知而說妄語」。這就是說妄語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依處故」，配屬別句中若王等五句。「異說故」，配屬已知已見二句。「因緣故」，配屬自因他因等句。「壞想故」，配屬知而覆妄語句應知。

復次，離間語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離間語者」，這句離間語的人是總說。

譬如某甲和某乙感情很好，某丙心想他們若是不合，對我有利益，爲了我能得利益，就去向他們說一些破壞彼此感情的話，這是離間語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七 戌一、若為破壞

若爲破壞者，謂由破壞意樂故。

「若爲破壞」，這個人的內心有破壞他人和合的動機和意願，但是還沒有行動。

戌二、聞彼語已向此宣說等

聞彼語已向此宣說，聞此語已向彼宣說者，謂隨所聞，順乖離語。

這個人聽了某甲的話，就去向某乙說，聽了某乙的話又傳給某甲。隨他所聽聞到的話，凡是有能夠破壞兩人感情的作用，就採取行動去傳遞，但是還沒有達到離間的目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聞彼語已向此宣說」等者，謂聞彼語，或聞此語，若順乖離，則便向此、向彼而為宣說故。

戌三、破壞和合

破壞和合者，謂能生起喜別離故。

「破壞和合」，某甲和某乙聽了傳遞者所說的話，就生起了不願意和合、歡喜分離的心情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破壞和合」等者，謂以方便令此或彼生起不和合欲，而生別離喜故。

戌四、隨印別離

隨印別離者，謂能乖違喜更生故。

「隨印別離」，某甲、某乙聽了他的話以後，只是內心生起歡喜分離，但是破壞者又展轉說些乖違的話，他們相信之後，更是生起歡喜分離的心，就採取分裂的行動了。^㉓

《披尋記》：「隨印別離」等者，謂以方便印順彼別離喜，從是乖違喜不更生故。

戌五、喜壞和合

喜壞和合者，謂於已生喜別離中心染汙故。

「喜壞和合」，在某甲、某乙二人已經生起歡喜別離的心，但事實上還沒有分裂的時候，離間者因為分裂和合即將成功，內心生起染汙的歡喜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喜壞和合等」者，謂彼若此若已生喜別離，能離間者遂破壞欲，生染汙喜故。

戌六、樂印別離

樂印別離者，謂於乖違喜更生中心染汙故。

「樂印別離」，某甲、某乙二人因為相信破壞者的話，已經分裂了，而離間者因為破壞的目的得遂所願，更加生起染汙的歡喜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樂印別離」等者，謂彼若此從是乖違喜不更生，能離間者破壞意樂圓滿，而生染汙樂故。

戌七、說能離間語

說能離間語者，謂或不聞，或他方便故。

「說能離間語」，這個破壞者說了能令某甲、某乙乖反別離的語言後，或者有

其他人來勸他們不要聽從這種破壞的話而分裂，這叫「不聞」；或者他人以道理方便勸導而沒有分裂，這叫「他方便」。雖然這個人說離間語沒有成功，但是離間語已經說過了，對方也懂了，還是有罪過，只是比較輕一點。若是他滿願了，二人真的分裂，那麼這個罪過就大²³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說能離間語等者，謂若此語能令乖離，是則此語名「能離間」。如聞彼此順乖離語，則向此彼展轉宣說。如是宣說，當知名為「能離間語」。如前已說。今此更顯由他方便為乖離彼而有所說，亦名能離間語。如聞彼此順和合語，則向此彼謂為「不聞」。或復依止親近、施與、知友、給侍以為方便而有陳說，皆名能離間語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五十九卷十七頁）

酉二、明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謂略顯示離間意樂，離間未壞方便，離間已壞方便，離間染汙心，及他方便應知。

前面七句中略說要義，顯示離間者內心的意樂，是「若為破壞」一句。離間未壞方便，已經說了離間語，但是還沒有破壞，是「聞彼語已向此宣說，聞此語已向彼宣說」一句。離間已壞方便，離間語已經發生作用了，是「破壞和合」、「隨印離別」兩句。離間染汙心，破壞者滿願而生歡喜心，是「喜壞和合」、「樂印別離」兩句。或由其他方便，使令離間的目的沒有成功，離間語罪還是成立，是「說能離間語」一句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離間意樂」，配屬別句中若為破壞句。「離間未壞方便」，配屬聞彼語已至向彼宣說句。「離間已壞方便」，配屬破壞和合及隨印別離句。「離間染汙心」，配屬喜壞和合及樂印別離句。「他方便」，配屬說能離間語句應知。

未六、麤惡語攝²⁴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麤惡語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麤惡語者」，這句麤惡語的人是總說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舉相違^二 戌一、釋經句^十^二 亥一、語無擾動

此中尸羅支所攝故，名語無擾動。

「別句」中分兩科，「舉相違」，先提出與麤惡語相違的語言。又分兩科，「釋經句」，經中有十二句，以下解釋。

麤惡語的反面，就是良好的語言。「尸羅支所攝故」，是說這個佛教徒能受持戒律，由於戒法的熏習，使令心性不煩躁，因為能守護戒法，恐怕犯戒有過失，所以說話很謹慎，沒有擾亂浮動的氣氛，不會令人心裏不平、生出各式各樣的煩惱，叫做「語無擾動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語無擾動」者，謂無憤發掉舉及躁急掉舉故。

亥二、悅耳

文句美滑，故名悅耳。

這位有智慧、有學問的人，他的言辭都很高尙，說出來的道理非常流暢，令人聽了歡喜，所以叫做「悅耳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文句美滑」等者，言不鄙陋，是名為「美」。言皆輕易，是名為「滑」。眾樂聽聞，故名「悅耳」。

亥三、稱心

增上欲解所發起故，非假偽故，非諂媚故，名為稱心。

「增上欲解所發起故」，按增上生道說出來的語言，就是勸人學習人天善法，做利益人的事，譬如說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或者說，對於特別歡喜的道理，曾經努力學習過，有深刻的認識，然後說出來的語言。「非假偽故」，有真實的內

涵，不是虛偽的，也不是一知半解。「非諂媚故」，言辭不諂曲不欺誑，不是爲了取悅於人。由於他真實有研究、有專業知識，所說的話令人聽了心裏歡喜，所以叫做稱心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增上欲解」至「名為稱心」者，謂依增上生道樂欲忍可而起言說，是名「增上欲解之所發起」。是諦是實，名「非假偽」。無諂無誑，名「非諂媚」。眾樂領受，故名「稱心」。

亥四、可愛

不增益故，應順時機引義利故，名為可愛。

「不增益故」，說法者如其真實而說，不擅自增多。「應順時機引義利故」，他有善巧的智慧，能於適當的時間隨順聽眾的根機而說話，令人開發智慧、引發義利，對你現在未來的思想行爲都有所利益，這樣智慧的語言令人聽了生歡喜心，所以叫做「可愛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增益故」至「名為可愛」者，如實而說，名「不增益」。應時而說，順眾而說，如法而說，是名「應順時機」及「引義利」。順往善趣，故名「可愛」。

亥五、先首

趣涅槃宮，故名先首。

這裏說趣涅槃宮，「趣」就是進趣。「宮」，是用宮殿、大寶樓閣，比喻佛菩薩所得的大般涅槃，是莊嚴、美妙、安樂的境界，故名「涅槃宮」。我們凡夫沒有宮殿住，總是像個野人在五趣道中跑來跑去，或者在人、天中有點福報，住的也只是小房子、破房子。所以，佛教徒爲人開示佛法，要勸導眾生厭離生死之苦，發心進趣涅槃，以此爲宗旨爲最重要，叫做「先首」。

「趣涅槃宮」不是增上生道，而是決定勝道，也就是三乘聖道。如果你學習了這樣的佛法，成就聖道以後不再退轉。若是學習增上生道，雖然在社會上作了很多功德，將來會得到人天的福報，但也就是享福而已，因爲沒有對治內心的貪瞋癡，還會繼續做惡事，造了惡也就墮落了。若是學習決定勝道，無論是在家或

出家的佛教徒，雖然都要有五戒十善作基礎，但修學出世間的聖道，主要是調伏、清理內心的貪瞋癡，這件事做成功以後，永久也不會再墮落。

從經論上看，要調伏、清理內心的煩惱，就是要修四念住，最重要是修我空觀和法空觀。因為生死輪迴相續不斷，主要就是有我執、法執，由此煩惱發動業力，而有果報。若是真正為了破除煩惱而用功修行，最重要就是破我、法二執，如果不修我空觀和法空觀，我執、法執還在，那就是凡夫。

在《寒山詩》中，有「神留搖落後，意在發生前⁸」的詩句。「搖落後」，比如樹上的樹葉，搖動後就落下來。「神」是心意識，「搖」是修止觀。這是說我們的心裏面有貪瞋癡，若是常常修止觀，貪瞋癡就像樹葉墜落下來，把貪瞋癡去掉以後，最後神還在，這樣就成功了。那時候所顯現的清淨心，可以說就是即心是佛。那麼，神的境界在成功時究竟是怎樣呢？「意在發生前」，比如我們聽見聲音，你的心一動，分別這是聲音，這就是「意」發生了，換言之，心一分別，就是「後」了。那麼，在心還沒有分別之前是什麼境界呢？那就是不思議的境界了！

一般願意用功的人多數容易有個毛病，感覺看經很麻煩，認為直接一念不生就是佛，多好。假設他不在社會上多接近塵勞事，而肯努力在寂靜處多靜坐，心自然就容易清淨，久了以後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」，心也可以不貪、不瞋。這樣，「神留搖落後，意在發生前」的境界就出來了，他可能以為自己就是佛了。這個情形和《摩訶般若經》所講的道理不合，因為他只是修止，而沒有修觀；即使修觀，也一定要修我空觀、法空觀，不然還不行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因為觀一切法空、成就無所得的智慧，不是原來就有的，要努力創造成功了才是聖人。所以若只是看祖師語錄而不學習經論，就不容易知道這件事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趣涅槃宮，故名先首」者，謂說法者為令眾生越生死塹，故所說法唯以趣涅槃宮為其上首，令彼眾生起勝意樂趣涅槃故。

亥六、美妙

文句可味，故名美妙。

這位說法者所說的言句高尚、文雅、有意味，他的聲音清美，令人歡喜，所以名為「美妙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文句可味，故名美妙」者，其聲清美，如羯羅頻迦音故。

亥七、分明

善釋文句，故名分明。

這位說法者能善巧地應用很多恰當的文句說法，在一段法語中有總句、有別句，總句是把一段文的大意列出來，然後用別句來解釋裏面的意義，令聽法者非常地明了，所以名為「分明」。

亥八、易可解了

顯然有趣故，名易可解了。

不論總句或別句，文句裏面有所詮顯的道理，說法者能夠把隱藏在文句中的道理分明地顯示出來，表達得非常圓滿、無所缺少，引發聽者的歡喜，也容易明白，名為「易可解了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顯然有趣，故名易可解了」者，言無闕隱，是名「顯然」；愛樂聽聞，是名「有趣」。

亥九、可施功勞

攝受正法故，名可施功勞。

「正法」，就是聖人所證悟的離一切言說相的第一義諦。沒有證悟的凡夫，只是從語言聽到名字的佛法，心生歡喜，也想要證悟，就要採取行動去攝取，叫做攝受正法。就好像井裏有水，我感覺渴要喝水，這時候要採取行動，想辦法取到井裏的水。這位說法者為人講說正法，能令學習者憑藉所聽到的法去修止觀，可以成就聖道，悟入第一義諦，名為「可施功勞」。

前面說文句可味、善釋文句、顯然有趣，都是就理解上說的話，使令你明白，發歡喜心。現在說攝受正法，是所說的法可以實際推動他去修止觀，有成就無為

法的功能。如果講得很多，但是他不得其門而入，結果還是用不上，就不具足可施功勞的功德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攝受正法」等者，聽聞正法，如說修行，能引自義，功不唐捐，故名「可施功勞」。

亥十、無所依止

離愛味心之所發起故，名無所依止。

說法者為人宣說佛法，目的不是爲了求得名聞利養，增長我我所的執著，而是以無所得的慈悲心來爲人說法，才是清淨的，所以名爲「無所依止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離愛味心」至「無所依止」者，不依希望他信己故而爲說法，名「離愛味心之所發起」。

亥十一、非可厭逆

不過度量故，名非可厭逆。

說法者能知道聽者的程度，在語言上不重複、不過量，不會讓聽者反倒生起厭煩心，名爲非可厭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過度量」等者，知量而說，語無重複，是名「不過度量」。

亥十二、無邊無盡

相續廣大故，名無邊無盡。

這位說法者有善巧的智慧，能夠相續不間斷地善用語言文字，演說不可限量的佛法，叫做無邊。所講說的佛法中，能闡示出來無有窮盡的義味，叫做「無盡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相續廣大」等者，言辭無間，廣大善巧，是名「相續廣大」。

戌二、略明攝^二 亥一、初三種^二 天一標

又從無擾動語，乃至無邊無盡語，應知略攝為三種語。

「略明攝」，把十二經句的要義歸類一下，第一科是「初三種」。

從「語無擾動」到「無邊無盡」一共十二句，可以歸納為三種語。

天二、列^三 地一、尸羅律儀所攝語

一、尸羅律儀所攝語，謂一種。

第一種語，有尸羅律儀的功德莊嚴，就是「語無擾動」這一句。

地二、等歡喜語

二、等歡喜語，謂三種。

第二種語，能令聽聞的人都同樣發歡喜心，就是「悅耳」、「稱心」、「可愛」這三句。

地三、說法語^二 玄一、標攝

三、說法語，謂其所餘。

第三種語，是演說佛法，除了前四句以外，從「先首」以下，一直到「無邊無盡」，都是說法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略攝為三種語」等者，最初一種「語無擾動」，名尸羅律儀所攝語。次三「悅耳」、「稱心」、「可愛」，名「等歡喜語」，等遍三世無量眾生樂聽聞故。所餘八種，「先首」乃至「無邊無盡」，名「說法語」。前說增上生道，此說決定勝道，是故有別。

玄二、別廣^二 黃一、標

即此最後，又有三種應知。

在前面三類語言中的第三種說法語，應該知道又可以再分出來三種語。

黃二、列^三 字一、所趣圓滿語

一、所趣圓滿語，謂初一。

第一種「所趣圓滿語」，就是佛教徒學習了決定勝道的佛法，內心有一個意願。「趣」，是有所往，一切諸佛、菩薩、聖人都住在大安樂的涅槃，所以他內心有個目的，想要到最圓滿的涅槃那裏去，就是「先首」這一句。若學習佛法，只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雖然也是不錯，但這只是在人間、天上受用榮華富貴，就不能說是圓滿了。

字二、文詞圓滿語

二、文詞圓滿語，謂次二。

第二種「文詞圓滿語」，文句可味高尚文雅，善釋文句言詞無礙，就是「美妙」、「分明」二句。

字三、方便圓滿語

三、方便圓滿語，謂其所餘。

第三種「方便圓滿語」，「方便」就是善巧的智慧，屬於智慧圓滿的語言，就是「易可解了」、「可施功勞」、「無所依止」、「非可厭逆」、「無邊無盡」五句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即此最後，又有三種」等者，謂說法語又有三種差別，如文易知。

亥二、後三種^三 天一、無量眾生可愛可樂可欣可意語^二 地一、別釋^三 玄一、可愛語

又於未來世可愛樂故，名可愛語。

第二科「後三種」，十二別句的要義，還可以分成以下三類。

又用三世來分別，先說未來世。眾生聽聞了順往善趣這種語言，在未來世聽到的時候，還是感覺可愛樂，叫做可愛語。可見佛的法語有歷久不變的作用。

玄二、可樂語

於過去世可愛樂故，名可樂語。

過去世的眾生聽聞了佛的法語，也是發歡喜心的，所以叫做可樂語。

玄三、可欣及可意語

於現在世事及領受可愛樂故，名可欣語及可意語。

現在的眾生在所有的世事上，能依佛所開示的法語去思惟觀察，從事實上去體驗它的意義，能夠令你感覺到歡喜、滿意，所以叫做可欣語、可意語。

地二、結攝

應知即等歡喜語，名無量眾生可愛、可樂、可欣、可意語。

這三種語應該可以知道，就是前面所說「悅耳」、「稱心」、「可愛」三句法語，能令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的眾生平等歡喜，叫做「無量眾生可愛、可樂、可欣、可意語」。這是解釋第一類等歡喜語。

天二、三摩呬多語

即說法語，名三摩呬多語。

第二類說法語，就是「趣涅槃宮」、「美妙」、「分明」、「易可解了」、「可施功勞」、「無所依止」、「非可厭逆」、「無邊無盡」八句法語。「三摩呬多」譯為等引，

由於這些法語，能引導一切眾生趣證涅槃，到達安樂處，所以叫做三摩呬多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即說法語，名三摩呬多語」者，三摩呬多，此云等引。由說法語引令眾生趣證涅槃故，名「三摩呬多語」。

天三、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

即尸羅支所攝語，名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。

第三類「尸羅支所攝語」，戒定慧三支中，第一是戒支。若是能夠隨順戒律去修行，會得到什麼功德呢？最初「無悔」，由於不犯戒能令心不悔恨。其次，心不悔恨能引「悅」意、心「喜」，這是指第六識說的。內心喜悅能引四大調適安和、快「樂」，是指身體說的。論文中用個「等」字，沒有明顯說出來中間所包含的悅、喜、安、樂這四義。「漸次能引三摩地」，逐漸能由欲界定而得未到地定，乃至到色界四禪。尸羅支所攝語會有這些作用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即尸羅支所攝語」等者，謂由尸羅成就故無悔，由無悔故生悅，生悅故心喜，心喜故身安，身安故受樂，受樂故心定，此中皆名尸羅支所攝語。舉初無悔後三摩地，略無中間悅喜安樂，故置「等」言。

酉二、釋麤惡^二 戌一、舉二種^二 亥一、毒螫語

此中毒螫語者，謂毀辱他言，縱瞋毒故。

「釋麤惡」，前面先說與麤惡語相反的語言，以下解釋麤惡語。

第一種是「毒螫語」，就是這個人放縱他的瞋心，發動很惡毒的言語去毀辱他人。

亥二、麤獷語

麤獷語者，謂惱亂他言，發苦觸故。

第二種是「麤獷語」，這個人以瞋心發動出來野蠻的言語，惱亂他人，令受毀辱的人感覺到苦惱。

戌二、例所餘

所餘麤惡語，翻前白品應知。

除了毒螫語、麤獷語，其他的麤惡語，就是把前面十二句白品的法語反轉過來，就是擾動、不悅耳、不稱心、不可愛、不以涅槃爲先首、不美妙、不分明、不易可解了、不可施功勞、有所依止、可厭逆、有邊有盡，這都是麤惡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所餘麤惡語，翻前白品應知」者，前說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，白品所攝。今說麤惡語中，除前毒螫語、麤獷語外，所餘一切翻前所說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，當知即擾動語乃至有邊盡語，皆是麤惡語攝。又此略義亦翻白品有三種語應知。

未七、綺語攝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諸綺語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諸綺語者」，這句眾多綺語的人是總說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三 戌一、於邪舉罪時^二 亥一、總標

於邪舉罪時，有五種邪舉罪者：

「舉罪」，是指一同修學梵行的人之中，有人違犯了戒法，其他同梵行者要舉發他的罪，令他懺悔清淨，這原來是發慈悲心的行爲，但是舉罪的人在舉罪時不合道理，不能真實令對方受益，而成爲五種邪舉罪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有五種邪舉罪者」者，如下文說非時語者，非實語者，非義語者，非法語者，非靜語者，五種應知。

亥二、列釋^五 天一、非時語者

言不應時故，名非時語者。

舉罪的時間不適當，在不應該舉罪的時候去舉罪，叫做「非時語」。

天二、非實語者

言不實故，名非實語者。

所舉罪的事情不真實，叫做「非實語」。

天三、非義語者

言引無義故，名非義語者。

舉發同梵行者的罪，能令他懺悔、滅罪、得清淨，本來是很有意義的事，但是做得不對，說出來的話不但不能令他心服，反倒引發過失，叫做「非義語」。

天四、非法語者

言麤獷故，名非法語者。

舉罪時所說的語言粗俗野蠻，不能與佛法相應，很難有成效，叫做「非法語」。

天五、非靜語者

言挾瞋恚故，名非靜語者。

舉罪時不以慈悲心舉發，言語中有瞋恚的力量，因此不能靜息他人的煩惱，反倒引生煩惱，叫做「非靜語」。

所以，舉發同梵行者的過失，要應時語，真實語，引義語，法語，靜語，才可以舉罪。

戌二、於邪說法時^六 亥一、不思量語

又於邪說法時，不正思審而宣說故，名不思量語。

爲人說法之前，沒有正確思惟審定說法的內容，便爲人宣說，所說出來的法義不一定圓滿而有過失，就變成綺語了，叫做「不思量語」。

亥二、不靜語

爲勝聽者而宣說故，名不靜語。

因爲有特殊身份、有道德的人在場聽法，說法者內心裏面不寂靜，說法時浮動不安，叫做「不靜語」。

亥三、雜亂語

非時而說，前後義趣不相屬故，名雜亂語。

說法有初、中、後時的分別，但是說法者不依次第而說，使令前後的義趣不連貫，互相矛盾了，叫做「雜亂語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非時而說」至「名雜亂語」者，於所應說前後不次，名「非時說」；由是義趣不相符順，名「不相屬」；是故此語名「雜亂語」。

亥四、非有教語

不中理因而宣說故，名非有教語。

爲人宣說佛法的道理要有一個中心思想，然後再用眾多的原因、理由來支持這個中心思想。「理」與「因」要相符合，才能把道理建立起來，如果以不符合中心思想的一些原因來爲人說法，就不能夠勸導人相信佛法，叫做「非有教語」。因明上說聲無常，無常是理，就是「宗」；說因緣生故，用緣生的原因來支持聲是無常的道理，就是「因」；說瓶，就是「喻」。如果說非因緣生故，它是常住的，用

常來支持無常，就是「不中理因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不中理因而宣說故」等者，能成立因有過失故，不能成就所立宗義，當知是因名「不中理」；違法違義故，名「非有教語」。

亥五、非有喻語

引不相應為譬況故，名非有喻語。

說法的人在說明了理與因以後，還要說個譬喻來表達理與因的正確性，若是反而引用了不相應的譬喻，就叫做「非有喻語」。比如說：聲無常，緣生故，如瓶。瓶子和聲音都是無常、都是因緣生的，所以用瓶來譬喻，與宗、因是相合的，就是有喻語。如果不相合，就是非有喻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引不相應為譬況故」等者，引同類喻，可順成宗；若不相應，宗義不立。不相應者，謂不相似；不相似故，即為異類。闕無同喻，故名「非有喻語」。

亥六、非有法語

顯穢染故，名非有法語。

說法的時候，談論世間上一些政治、土匪搶劫、男女、飲食、衣服等汙穢的事情，能令心染汙，不能引發義利，叫做「非有法語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顯穢染故」等者，宣說種種王論、賊論、飲食等論，名「顯穢染」；能引無義故，名「非有法語」。

戌三、於歌笑嬉戲等時等

又於歌笑嬉戲等時，及觀舞樂、戲笑、俳說等時，有引無義語。

社會上的人大家集會在一起，唱歌談笑遊戲，以及觀賞各種跳舞、音樂、逗

樂嬉笑、演戲雜說的時候都能引發人放逸，也會引起很多過失的語言，叫做「引無義語」。

酉二、結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謂顯如前說三時綺語。

這一段文的要義，顯示如前文「於邪舉罪」、「邪說法」、「歌笑嬉戲等」，三時中所說的情形，都名為綺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如前所說邪舉罪時，邪說法時，歌笑嬉戲及觀舞樂、戲笑、俳說等時，是名「三時」。於三時中諸有所說，皆名綺語。

未八、貪欲攝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諸貪欲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諸貪欲者」，這句眾多貪欲的人是總說。以下引別句來解釋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三 戌一、由猛利貪

由猛利貪者，謂於他所有，由貪增上，欲為己有，起決定執故。

「由猛利貪」，對於別人所有的財物，由於內心有特別猛利的貪，想要把財物轉變為我所有，乃至貪心達到決定要去把財物拿到手的程度，這種貪特別有力量，就叫做猛利貪欲。若是只有一點輕微的貪心，還沒有起決定執，還不屬於十惡業之數。

戌二、於財或具

於財者，謂世俗財類。具者，謂所受用資具。即此二種，總名為物。

「於財」，一般社會上國家所發行的錢幣鈔票。「具」，是日常生活中所受用的

資具，包括動產、不動產，以及飲食、衣服、醫藥、臥具等資生之具。把財和具二者合起來，總稱叫做「物」。這就是貪增上的所緣緣。

戌三、凡彼所有定當屬我

凡彼所有定當屬我者，此顯貪欲生起行相。

「凡彼所有定當屬我」，貪欲者的內心分別：凡是那人所有的財物決定要屬於我！這就是顯現內心貪欲生起活動的相貌。

酉二、明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當知顯示貪欲自性，貪欲所緣，貪欲行相。

這一段文中的要義，應知顯示「貪欲自性」，是第一句「由猛利貪」。「貪欲所緣」，是第二句「於財者」。「貪欲行相」，是第三句「凡彼所有定當屬我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貪欲自性」，配屬別句中初一句「由猛利貪」。「貪欲所緣」，配屬次二句「於財及具」。「貪欲行相」，配屬後一句「凡彼所有定當屬我」。

未九、瞋恚攝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瞋恚心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瞋恚心者」，這句有瞋恚心的人是總說。以下引別句解釋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五 戌一、惡意分別

惡意分別者，謂於他有情所，由瞋恚增上力，欲為損害，起決定執故。

對於其他的有情，由於內心有猛利的瞋恨，想要損害他，起了決定要去傷害他的執著，就叫做「惡意分別」。如果只是瞋恚，但是沒有決定要去傷害他，那也不算是十惡業之一。

戌二、當殺

當殺者，謂欲傷害其身。

「當殺」，瞋恚者想要殺害對方的生命。

戌三、當害

當害者，謂欲損惱其身。

「當害」，瞋恚者想要損惱對方的身體。這樣說，害比較輕，殺是重一點。

戌四、當為衰損

當為衰損者，謂欲令彼財物損耗。

「當為衰損」，瞋恚者發出惡的咒願，或計畫一個方法，想要令對方的財物損減耗費。

戌五、彼當自獲種種憂惱

彼當自獲種種憂惱者，謂欲令彼自失財物。

「彼當自獲種種憂惱」，瞋恚者發出惡意的咒願，想要令對方自動失去財物而生憂愁苦惱。

酉二、指略義

此中略義，如前應知。

這段文中的要義，如同前貪欲中所說。瞋恚的自性，是「惡意分別」這一句。瞋恚的所緣，是「當殺」、「當害」、「當為衰損」、「彼當自獲種種憂惱」四句。瞋恚的行相，應該和前貪欲中所說的意思一樣，就是瞋恚者內心達到決定要去損害他的程度，是瞋恚活動的相貌⁵⁴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，如前應知」者，如前貪欲略攝三義：一、自性，二、所緣，三、行相。瞋恚略義應知亦爾。瞋恚自性，配屬別句中「惡意分別」。瞋恚所緣，配屬「當殺」，「當害」，乃至「彼當自獲種種憂惱」。瞋恚行相，謂損害等期心決定。如下〈決擇分〉說。（陵本五十九卷十四頁）今此略無，或惡意分別攝故，不更說。

未十、邪見攝^二 申一、總句

復次，諸邪見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其次，經中說「諸邪見者」，這句眾多邪見的人是總說。以下解釋別句。

申二、別句^二 酉一、釋經句^九 戌一、起如是見

起如是見者，此顯自心忍可欲樂當所說義。

「起如是見」，表示那個人學習邪知見的思想，經過一個時期的思惟分別，執著邪知見的思想是對的，他內心同意這樣的思想，並且特別歡喜為人演說這個道理，但是還沒說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起如是見」等者，此中「忍可」謂即勝解，起見因故。「欲樂」即增語路，依見起故。於所說義未說當說，是名「當所說義」。

戌二、立如是論

立如是論者，此顯授他當所說義。

「立如是論」，表示這位有邪見的人，把自己所執著的道理，發表出來傳授給他人。

戌三、無有施與等^二 亥一、總標列

無有施與、無有愛養、無有祠祀者，謂由三種意樂誹撥施故：一、財物意

樂，二、清淨意樂，三、祀天意樂。

在前卷「空見論」中說過：執著邪見的這個人有天眼通，在禪定中看見有人一生中能同情苦難的人常行布施，或見有人對有親愛、有恩德的人常行供養，或見有人對已故有恩德的人常祭祀追悼，但是這三種人死後沒有得到應得的果報，反而生到貧窮家。因此他就執著：布施不會得到大富的果報，供養親愛的人不會有善報，祭拜尊勝者也沒有應得的果報，這叫做「無有施與、無有愛養、無有祠祀」。

「由三種意樂誹撥施故」，由於這類外道有三種見地，內心忍可自己的看法，而否認布施的功德。一、財物意樂，是對於財物特別愛著慳吝，不願意施捨給有痛苦、有需要的人。另外，他雖然有天眼通，但看不見布施得大富貴的果報，所以不願意布施。二、清淨意樂，他執著斷見或各式各樣的邪見，認為那樣的思想最清淨，所以不肯布施供養親愛的人。三、祀天意樂，他執著供奉祭祀天才是究竟，認為祭祀尊勝者沒有功德。⁸

亥二、隨難釋

供養火天，名為祠祀。

怎麼叫做「祠祀」呢？就是供養火天。其他文句上說，火是天的口，若供養天的食品、衣物，用火來燒，天就能得到受用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無有施與」等者，謂有外道，由依世間諸靜慮故，見世施主一期壽命恆行布施無有斷絕，從此命終，生下賤家，貧窮匱乏。彼作是思：定無施與、愛養、祠祀。如前空見論中已說。（陵本七卷九頁）今此更顯由三意樂成三差別：謂由執取財物意樂，於諸有苦不能行施，是故誹撥無有施與。或由執取靜慮清淨意樂，於諸有恩及親愛所不欲行施，是故誹撥無有愛養。或由執取供養火天意樂，於諸尊勝都無所施，謂不應祀，是故誹撥無有祠祀。

戌四、無有妙行無有惡行

又顯誹撥戒修所生善能治所治故，及顯誹撥施所生善能治所治故，說如是

言：無有妙行，無有惡行。

「又顯誹撥戒所生善」，顯示邪見外道誹撥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等戒法，不同意持戒會有功德，也否定犯戒有過失，不承認有「能治」的戒和「所治」的種種惡行。「誹撥修所生善」，又誹撥修習禪定能得色界、無色界定的功德，也否定散亂有過失，不承認有「能治」的禪定和「所治」的欲。「及顯誹撥施所生善」，以及顯示他誹撥布施有功德，也否定慳貪有過失，不承認有「能治」的布施和「所治」的慳貪。總之，不承認持戒、修定、布施這三種妙行，也不承認有所對治的惡行，所以宣說「無有妙行、無有惡行」。這是謗因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無有妙行，無有惡行」者，福、不動行，是名「妙行」。諸非福行，是名「惡行」。當知妙行從施戒修三種所生，是謂「能治」。惡行為施戒修之所對治，是謂「所治」。彼諸外道不能了知自業差別，是故撥無。

戊五、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

又顯誹撥此三種善能治所治所得果故，說如是言：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。

又顯示邪見者誹撥有三種能治善和所治惡所得果，由於不承認有因，也不承認有果報，宣說「無有妙行、惡行二業果及異熟」這樣的言論，否認有妙行所得果、惡行所得果以及異熟。這是謗果。什麼是「二業果」？由於最初無明緣行，造作了妙行、惡行，同時在內心熏成了種子，這個還沒有被愛所潤的業種子，能夠在未來牽引出妙行、惡行二業所應得的果報。什麼是「異熟」？若業種子經過愛取煩惱的滋潤後，使令它變異成熟，隨業感得如意或不如意的果報自體生起，這叫做異熟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」者，由妙行惡行牽引愛非愛趣自體，是名為「果」。即彼妙行惡行二業種子，為愛取潤變異成熟，先所牽引各別自體當得生起，是名「異熟」。

戊六、無有此世無有他世

又顯誹撥流轉依處緣故，說如是言：無有此世，無有他世。

「流轉依處緣」，眾生在三界五趣中流轉生死，主要是眾生自己的業力爲受生作緣，而三界五趣是眾生流轉的依處，這叫做流轉依處緣。怎麼說「誹撥流轉依處緣」呢？由於邪見者在禪定中，觀見欲界人趣受生的有情，前一生做刹帝利，但是下一生是做婆羅門，或者前一生做婆羅門，下一生是做刹帝利，他就這樣思惟：刹帝利不決定爲刹帝利作緣，婆羅門不決定爲婆羅門作緣，決定沒有此世爲他世作緣。又觀見色界天的有情死後，又生欲界，或到三惡道去，他就這樣思惟：決定沒有三界五趣的差別。所以他就這樣宣說：「無有此世、無有他世。」也就是不承認有此世、他世爲流轉依處緣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誹撥流轉依處緣故」等者，十方世界五趣差別，是諸有情流轉依處。隨業所感作彼生緣，由是說名「此世」「他世」。於此撥無，是即誹撥諸有情生流轉依處。

戌七、無母無父

又顯誹撥彼所託緣故，及誹撥彼種子緣故，說如是言：無母無父。

欲界眾生流轉生死的時候，都要有寄託的地方。約人來說，要有母親才能孕育人身，要有父親提供種子才能受孕。由於邪見外道在禪定中，觀見有人這一世是某甲的母親，下一世可能是某甲的女兒，這一世做父親，下一世可能是兒子，父母子女互相變化，沒有決定性，所以宣說：「無母無父」。這意思不是說沒有母親、父親，而是不決定，顯示他誹撥「彼所託緣」及「彼種子緣」。

戌八、無化生有情

又顯誹撥流轉士夫故，說如是言：無有化生有情。

「流轉士夫」有兩個情形：一、欲界、色界的眾生死後，一剎那間「中有」生，以中有身到另一個地方去得果報。二、眾生流轉有四個有：下一生的果報，一剎那初起的形相，叫做「生有」；第二剎那以後，是「本有」；死亡的那一剎那，叫做「死有」；死有之後，就是「中有」。現在說，包括中有與生有，都稱爲流轉

士夫。

怎麼說誹撥流轉士夫呢？因為一類有神通的邪見外道，他所得的天眼能力有限，不能觀見流轉士夫受生的處所，比如人間的人得了無想定，死後往生到第四禪中的無想天，雖然色界天還有形相的身體，但是他沒看見中有，也沒看見生有；或是得無色界四空定的人，死後生無色界天，沒有形相也沒有中有，他也不能見。所以他就宣說：「無有化生有情」。顯示他誹撥流轉士夫，否認無而忽有的「化生」有情，這樣說等於就是斷滅論，生死流轉這件事就不能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誹撥流轉士夫」者，此命終已當生未生，於此中間有中有生，是名「流轉士夫」。唯化生故，亦名「化生有情」。當知中有，除無色界一切處有，以此為依往生處故。於此撥無，是即「誹撥流轉士夫」。

戌九、世間無有真阿羅漢等^二 亥一、標廣說

又顯誹撥流轉對治還滅故，說如是言：世間無有真阿羅漢，乃至廣說。

「誹撥流轉對治還滅」，這個邪見者不承認修學佛法的戒定慧，能夠對治流轉生死的貪瞋癡，成功後即還歸於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。乃至應說有一類的佛教徒，雖然願意修學世間的禪定，但是不歡喜聽聞佛法，當他得到色界初禪時，以為自己得初果，乃至得四禪時，以為自己得阿羅漢，臨命終時見中有現起，認為佛是欺騙他，心生瞋恨謗佛而說這樣的言論：世間沒有真實阿羅漢，謗毀無阿羅漢法。於是，地獄的中有現起，就墮入地獄了。

下文中引十句來說明，事實上是有真阿羅漢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世間無有真阿羅漢，乃至廣說」者，此中「廣說」，如下正至乃至我生已盡等是。

亥二、釋別義^十 天一、正至

已趣各別煩惱寂靜，故名正至。

怎麼知道有真實阿羅漢呢？「已趣各別煩惱寂靜」，由於佛出現世間為一切眾生轉法輪，這些相信佛法的人，能隨順佛的教導修行四念住，已經各別地把見煩

惱、愛煩惱息滅，達到聖人的境界了。比如初果聖人已滅除見煩惱、及分別我執煩惱，二果聖人斷除欲界六品愛煩惱，三果聖人斷盡欲界所剩餘的三品愛煩惱，乃至成就阿羅漢果位時，色界、無色界的煩惱也都寂滅了，所以叫做「已趣各別煩惱寂靜」。聖人能達到煩惱寂靜，證得涅槃的境界，叫做「正至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已趣各別煩惱寂靜」等者，如預流果，永斷一切見所斷惑故得。一來果、不還果，進斷欲界所餘煩惱故得。是名「已趣各別煩惱寂靜」。唯聖能證，故名「正至」。

天二、正行

於諸有情遠離邪行，行無倒行，故名正行。

由修行四念處成就了戒定慧的道力，對於所接觸的一切有情，不再有我我所或貪瞋癡，永離一切煩惱邪行，沒有常樂我淨的顛倒行，無漏的聖道建立起來了，名為「正行」。

天三、此世間

因時，名此世間。

修習對治的時候，修學戒定慧、四念住，叫做「因」。在修因的時後，煩惱還未滅，屬於繫縛的世界，名為「此世間」。

天四、彼世間

果時，名彼世間。

已成就聖道，乃至證得寂滅涅槃，叫做「果」。得果的時候，斷除了三界的煩惱，永離繫縛，是大解脫的世界，名為「彼世間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因時，名此世間。果時，名彼世間」者，修習對治，名之為「因」。煩惱永斷，名之為「果」。若修因時，於此煩惱未永斷故，名「此世間」。若證果時，此煩惱斷，於餘煩

惱未永斷故，名「彼世間」。如說預流，乃至不還果向差別應知。謂諸無事能感惡趣，往惡趣因煩惱斷故，立預流果。此預流果極餘七有，由是因緣多生相續。若斷再生相續煩惱，生無重續，立一來果。若已永斷能感還來生此煩惱，唯於天有當可受生，即於爾時立不還果。如下〈聲聞地〉說。（陵本二十九卷十三頁）

天五、自然

自士夫力之所作故，名為自然。

為什麼能夠成就聖道呢？因為他憑藉自己的努力有了成就，創造了無漏的善法，證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乃至四果阿羅漢，所以名為「自然」。這一大段文的文義，都是在表示世間真實有阿羅漢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自士夫力之所作故，名為自然」者，謂諸如來無師，自然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現等正覺。又諸獨覺出無佛世，無師自能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證法現觀，得獨覺菩提果。唯此說為自士夫力所作，故名「自然」。

天六、通慧

通慧者，謂第六。

「通慧」，是指六神通中的第六種，就是漏盡通。因為前五種神通，凡聖都可得，但是，唯有佛教徒通達了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的無漏智慧，斷滅了見煩惱、愛煩惱，才能成就第六種的漏盡通。這是阿羅漢的境界，不是外道所能及的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通慧者，謂第六」者，六神通中，漏盡智通是第六數，不共外道，說名「通慧」，謂能了知煩惱盡得及漏盡方便故。

天七、已證

已證者，謂由見道。

由於佛教徒初開始從聞思修學習佛法，經過努力加行，而成就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的智慧。這時候，他以無漏智現前觀察諦理，見到諸法的寂滅相，證實有聖道這件事，就是見道得初果須陀洹了，名為「已證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已證者，謂由見道」者，於六現觀中，此說現觀智諦現觀。

天八、具足

具足者，謂由修道。

由於見道以後，聖道還沒有圓滿，爲了圓滿無漏的功德，要繼續修學四念住、八正道，就是「修道」。直到最後永斷一切煩惱，圓滿阿羅漢的功德，名為「具足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具足者，謂由修道」者，此說究竟現觀。

天九、顯示

顯示者，自所知故，爲他說故。

經過修學四念住而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聖人，在成就斷惑證真的時候，以清淨無漏的智慧，見到諸法的寂滅相，他們能了了分明知道自己所悟的聖道，而且還有能力爲他人開示他所覺悟的真理。聖道是離言說相的，但是他能於無言說法中安立名言，而爲他人講說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顯示」等者，於煩惱斷自作證已能正了知，名「自所知」。依此廣爲他說，宣揚開示，謂此應遍知永斷等，是名「顯示」。

天十、我生已盡等

我生已盡等，當知如餘處分別。

「我生已盡等」，是指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這四

句在《阿含經》或其他經論中常見，依本論八十三卷中的文⁸，有二種解釋：

第一種解釋：「我生已盡」，是指須陀洹果說。由於須陀洹果最多還有七番生死，不會再有第八番生死，所以名為我生已盡。「梵行已立」，已得聖道，成就了清淨無漏的戒定慧，永不會退轉，一切聖人都有這種梵行的功德。「所作已辦」，一切煩惱都已經斷盡，一切道果也成就了，所應該做的事都已經成辦。「不受後有」，就是連初果的七番生死也沒有了。後兩種是指阿羅漢果。

第二種解釋：「我生已盡」的「生」有二義：一、是指五蘊身的生死果報，如前所說，確定沒有第八生了。二、是指有煩惱生，雖然初果、二果聖人內心還有煩惱，但是非常輕微。在《阿含經》中譬喻，聖人偶而失掉正念，也有貪心、瞋心、慢心等煩惱現行，但是他警覺性非常敏銳，正念一提起來，煩惱立刻消除，好比滴上一滴水在熱鍋上，水很快就乾了。這是指初果、二果聖人的煩惱微薄，也名為我生已盡。「梵行已立」，是指三果聖人把欲界愛完全斷盡，沒有欲界欲了。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是指阿羅漢把一切見煩惱、愛煩惱完全斷盡，得解脫了。

從這一段文看來，我們佛教徒應該做什麼事呢？就是應該做斷煩惱這件事。一般在家或出家的佛教徒有這種傾向，聽說某人有天眼通、他心通，有特異功能，能發功治病，就很想去跟他學習。但是佛法的思想，主要是以對治有所得的執著為根本，這是佛教徒最重要的一件事。為什麼這件事比神通重要呢？因為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，總是感覺到苦惱不安，根本上令心不安，內心裏面有煩惱，所以才來學習佛法。那麼，你就要做好斷煩惱這件事，做好以後把所有的煩惱都消除了，遇見事情的時候，心就能安住不動。如果你不做這件事，歡喜特異功能，心裏不安的問題，還是沒有解決。

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，這是經上的文句，佛陀的弟子成就這樣的功德，有恆河沙數之多。所以，世間上真實是有阿羅漢的，外道不可以誹謗沒有真阿羅漢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我生已盡等」至「餘處分別」者，此中「等」言，等取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。如下〈異門分〉釋。（陵本八十三卷十七頁）即此所說「餘處分別」。

西二、明略義^二 戌一、第一略義^二 亥一、總標列

此中略義者：謂顯示謗因，謗果，誹謗功用，謗真實事。

前面這段文的要義，顯示「謗因」，是無有施與、無有愛養、無有祠祀，及無有妙行、無有惡行。「謗果」，是無有妙行、惡行二業果及異熟。「誹謗功用」，是無有此世他世、無父無母、無有化生有情。「謗真實事」，是世間無有真阿羅漢。

亥二、隨難釋

功用者，謂植種功用，任持功用，來往功用，感生業功用。

其中「誹謗功用」又分四種：一、「植種功用」，在欲界人間受生的有情，要有父親的種子為因緣。二、「任持功用」，也要依託母親孕育逐漸長養身體為因緣；三、「來往功用」，又有此世、他世作為有情流轉的依止處所；四、「感生業功用」，就是中有的功用，能隨業力去成就另一個新的生命體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謗因」，配屬無施與等及無妙行惡行。「謗果」，配屬無有妙行惡行二業果及異熟。「誹謗功用」，配屬無有此世無有他世乃至無有化生有情。「謗真實事」，配屬世間無有真阿羅漢等。又「植種功用」，謂父為種子緣。「任持功用」，謂母為所託緣。「來往功用」，謂此世他世為流轉依處緣。「感生業功用」，謂化生有情為流轉緣。此中「感生」，意謂趣生。於趣生時，如得神通，所趣無礙，名「感生業」。

戌二、第二略義^二 亥一、總標列

又有略義差別：謂顯示誹謗若因，若果，若流轉緣，若流轉士夫，及顯誹謗彼對治還滅。

又有第二種要義，顯示邪見論者誹謗「因」，是無施與、無妙行惡行等；誹謗「果」，是無有妙行、惡行二業果及異熟；誹謗「流轉緣」，是無有此世他世、無父無母；誹謗「流轉士夫」，是無化生有情；以及「誹謗彼對治還滅」，說世間無有真阿羅漢，等於否認佛法有對治煩惱、還歸寂滅的功德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又有略義差別」等者，此中「若流轉緣」，配屬無有此世無有他世及無母無父。「若流轉士夫」，配屬無化生有情。餘同前說。

亥二、別料簡^二 天一、謗流轉

又誹謗流轉者，應知謗因，不謗自相。

又「誹謗流轉」中，應當知道是謗沒有從此世往彼世流轉的因緣，主張沒有決定的父母^三，但是並不否認有父母，還是承認有父母，所以是不謗自相。

天二、謗還滅

謗還滅者，應知謗彼功德，不謗補特伽羅。

「謗還滅」中，應當知道是謗阿羅漢成就的功德，就是否認有滅、道二諦，並不是誹謗沒有修行人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又誹謗流轉」等者，謗流轉中，應知唯由謗因意樂，謂此彼世乃至化生有情不為流轉因緣，不謗有情流轉自相。謗還滅中，應知唯由謗彼功德意樂，謂彼不能對治還滅，不謗還滅補特伽羅。

午二、白品^二 未一、翻前相

復次，白品一切，翻前應知。

前面黑品，已說十不善業的相貌。若要了解白品，把十不善業翻轉過來，應當知道就是一切善法的相貌。

未二、釋差別^二 申一、標說

所有差別，我今當說。

但是白品之中，還有各式各樣的行相差別，現在應當加以說明。

申二、釋經^二 酉一、翻欲邪行攝^三 戌一、舉總句

謂翻欲邪行中，諸梵行者者，此是總句。

解釋經中與欲邪行相反的善法，怎麼說呢？「諸梵行者」，這句一切淨行的人是總說。

戌二、釋差別^二 亥一、標列

當知此由三種清淨而得清淨：一、時分清淨，二、他信清淨，三、正行清淨。

應當知道諸梵行者，由三種清淨行，才成就清淨的功德：一、時分清淨，二、他信清淨，三、正行清淨。

亥二、引釋^三 天一、時分清淨

盡壽行故、久遠行故者，此顯時分清淨。

怎麼叫做「時分清淨」呢？《披尋記》解釋，是這位修行人一直到壽命終止，都是修梵行，叫做「盡壽行」；若是時間很久還不到命終，一直修習梵行，叫做「久遠行」。但是《遁倫記》根據窺基大師的解釋，說「盡壽行」是小乘戒，譬如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沙彌戒、沙彌尼戒，都是盡形壽受持。「久遠行」是菩薩戒，是盡未來際受持^四。這兩種是從時間上顯示梵行，叫做時分清淨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盡壽行故、久遠行故」者，乃至命終離欲邪行，名「盡壽行」。或過一年，不至命終，多時離欲邪行，名「久遠行」。

天二、他信清淨^二 地一、標二種

靜處雪故名清，無違越故名淨，此二總顯他信清淨。

怎麼是「他信清淨」呢？修行梵行的人，在同梵行者舉罪時，彼此有諍論：你說我破戒，我說我沒有破戒。此時，你有能力洗除對方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，叫做「清」；你真實沒有違越戒法，叫做「淨」。達到這兩種程度，顯示能令他人對你持戒清淨有信心，名為他信清淨。

地二、辨四句^二 玄一、標

此中或有清而非淨，應作四句。

在他信清淨中，或有清但是不淨，所以應該立四句來分別，才能表達圓滿。

玄二、辨^四 黃一、初句

初句者，謂實毀犯，於諍得勝。

第一句，這個人真實違犯了戒法，但是大家在諍論的時候，因為他有辯才，能辯駁自己沒有犯戒，所以勝利了。事實上他有違犯，所以得勝是不合道理的。

黃二、第二句

第二句者，謂實不犯，於諍墮負。

第二句，這個人真實沒有違犯戒法，但是大眾作羯磨判罪的時候，因為他辯才不足，所說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，不能清雪自己的罪狀，這樣也不圓滿。

黃三、第三句

第三句者，謂實不犯，於諍得勝。

第三句，這個人真實沒有違越戒法，於羯磨的諍論中，有能力洗除對方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，他獲得勝利了。這樣正好顯示他信清淨的意思。

黃四、第四句

第四句者，謂實毀犯，於諍墮負。

第四句，這個人真實違越戒法，自己不承認，在羯磨的諍論中，他也辯輸了，只好承認犯戒。這也是如法的。

天三、正行清淨^二 地一、釋經^四 玄一、遠離生臭

不以愛染身觸母邑故，名遠離生臭。

修行梵行的人，不以愛染心去接觸女人^三的身體^三，叫做「遠離生臭」。

玄二、遠離淫欲

不行兩兩交會鄙事故，名遠離淫欲。

不行兩兩交會的鄙事，叫做「遠離淫欲」。

玄三、非鄙愛

不以餘手觸等方便而出不淨故，名非鄙愛。

不以其他手觸等種種行為而出不淨，叫做「非鄙愛」。

玄四、遠離猥法

願受持梵行故，名遠離猥法。

願意受持遠離淫欲的梵行，叫做「遠離猥法」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願受持梵行故，名遠離猥法」者，謂能受學遠離一切行非梵行習淫欲法，是名「受持梵行」。

地二、結名

如是名為正行清淨具足。

如前所說四句而行，就叫做「正行清淨具足」。

戌三、指略義

當知略義即在此中。

應當知道前面這一段文在時分清淨、他信清淨、正行清淨這三句中，就是離欲邪行的要義。

酉二、翻妄語攝^二 戌一、釋經言^四 亥一、可信

又翻妄語中，可信者，謂可委故。

其次，與妄語相反的是不妄語，就是誠實語。經中說「可信」，是真實、不虛偽，可以信賴的意思。

亥二、可委

可委者，謂可寄託故。

「可委」，就是有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委託他辦理。

亥三、應可建立

應可建立者，謂於彼彼違諍事中，應可建立為正證故。

「應可建立」，在各式各樣糾紛的事件中，因為這個人不虛偽、不偏袒，又能說真實語，可以作為公正的證人。

亥四、無有虛誑

無有虛誑者，於委寄中，不虛誑故，不欺罔故。

「無有虛誑」，委託這位不妄語者辦理事情時，他不會說謊，也不會欺瞞人。

戌二、明略義

此中略義者，謂顯三種攝受：一、欲解攝受，二、保任攝受，三、作用攝受。

這一段文的要義，顯示有三種良好信賴的力量：一、「欲解攝受」，是可信、可委。二、「保任攝受」，是應可建立。三、「作用攝受」，是無有虛誑。有這些優點，就叫做不妄語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此中略義」等者，「欲解攝受」，配屬可信、可委。「保任攝受」，配屬應可建立。「作用攝受」，配屬無有虛誑。此於一切有情能為攝受饒益，由是故說三種攝受，翻彼妄語能為虛偽友證損害故。

巳二、法相差別建立^三 午一、標一切

復次，法相差別建立者，謂即殺生、離殺生等。

「法相差別建立」，這一科約法的差別相狀，建立不同的業。

其次，就法的差別相來安立，殺生等不善法是黑品，離殺生等善法是白品。

午二、隨別釋^二 未一、黑品^十 申一、殺生

云何殺生？謂於他眾生，起殺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殺方便，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有身業。

什麼是「殺生」？「於他眾生」，簡別是殺害其他眾生，不是自己殺自己，也不是殺害草木等無情物。「起殺欲樂」，他內心明明了了地現出要殺害某某眾生的想法。律上說「想」，想殺某甲而不是殺某乙，想殺這頭牛不是那頭牛，就在所要殺的境界上起殺的想法，叫做起殺欲樂。「起染汙心」，他的心被貪欲、瞋恚、邪知邪見等各式各樣的煩惱所染汙。這句話就簡別大菩薩，他也可能有因緣要殺害眾生，但不是以染汙心殺，而是以大悲心、離一切相、無分別的心而殺。「若即於彼起殺方便」，若是他以行動為方便來滿足內心的願望，開始對某某有情發動殺害的行為。「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有身業」，以及完成了殺害中所有一切身業。從一開始於他眾生內心起殺欲樂，到最後發動身行彼殺究竟，若那個眾生因此而死，

或過後而死，殺生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殺生」等者，此釋殺生業道法相差別。謂殺生業要以有情數眾生為所依事，即此所說「於他眾生」。又殺生者作如是心：我當害生，即此所說「起殺意樂」。心為貪瞋癡三煩惱所蔽，即此所說「起染汙心」。即於是處彼業現行而得究竟，即此所說「於彼起殺方便，及即於彼殺究竟中所有身業」。此中方便、究竟，謂於爾時或於後時，令彼捨命，是名殺生業道法相差別。如是差別，下皆準解，隨應當知。

申二、不與取

云何不與取？謂於他攝物，起盜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盜方便，及即於彼盜究竟中所有身業。

什麼是「不與取」？對於他人所有的財物，包括有情及無情物，內心明明了了地想要偷盜，取為自己所有，因貪瞋癡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開始發起偷盜的行動，以及究竟舉離本處取為己有中所有一切身業，不與取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不與取」等者，此釋不與取法相差別。「於他攝物」，謂不與取業所依處事，或有情數、非有情數，隨應當知。此不與取方便、究竟，謂起方便，移離本處。

申三、欲邪行

云何欲邪行？謂於所不應行，非道、非處、非時起習近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欲邪行方便，及於欲邪行究竟中所有身業。

什麼是「欲邪行」？對於未出嫁或已出嫁的女子，數數想要在非道、非處、非時起欲邪行，因貪欲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是於所不應行發起欲邪行的行動，以及最後完成欲邪行中所有一切身業，欲邪行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欲邪行」等者，此釋欲邪行法相差別。如前欲邪行中說：若未適他，為三守護之所守護；若已適他，為他妻妾；是名「所不應行」。又一切男及不男，屬自、屬他，皆

不應行。如下〈決擇分〉釋。(陵本五十九卷十六頁) 非道、非處、非時，如前欲邪行中已解。此欲邪行方便、究竟，謂兩兩交會。

申四、妄語

云何妄語？謂於他有情，起覆想說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偽證方便，及於偽證究竟中所有語業。

什麼是「妄語」？對於其他有情，隱藏內心明明了了已知已見的事，想用另一種言說來欺騙他，因貪瞋癡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是對他說出來虛偽作證的話，以及對方領解明白偽證中所有一切語業，妄語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妄語」等者，此釋妄語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時眾及對論者領解。

申五、離間語

云何離間語？謂於他有情，起破壞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破壞方便，及於破壞究竟中所有語業。

什麼是「離間語」？對於其他有情，內心明明了了打定主意想要破壞彼此的感情，因貪瞋癡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是開始向彼此發動乖離的語言，以及對方領解後生喜別離中所有一切語業，離間語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離間語」等者，此釋離間語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所破領解。

申六、麤惡語

云何麤惡語？謂於他有情，起麤語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麤語方便，及於麤語究竟中所有語業。

什麼是「麤惡語」？對於其他有情，內心打定主意要毀辱、罵詈他，因貪瞋癡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是開始發動麤惡的語言，以及完全說出麤惡語中所有一切

語業，麤惡語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麤惡語」等者，此釋麤惡語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訶罵彼。

申七、綺語

云何綺語？謂起綺語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即於彼起不相應語方便，及於不相應語究竟中所有語業。

什麼是「綺語」？從內心發起說雜穢語的想法，因貪瞋癡等煩惱起染汙心，若在舉罪時、說法時、歌笑嬉戲等時，說出來種種不相應語，以及不相應語完全表達出來中一切語業，綺語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綺語」等者，此釋綺語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纔發言。

申八、貪欲

云何貪欲？謂於他所有，起已有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於他所有起已有欲樂決定方便，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。

什麼是「貪欲」？對於他人所有的財物，發起想要據為己有的欲願，因貪欲煩惱起染汙心，若於他財物生起決定要採取行動取為自己所有，以及完成種種計畫中所有一切意業，貪欲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貪欲」等者，此釋貪欲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於彼事定期屬己。

申九、瞋恚

云何瞋恚？謂於他，起害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於他起害欲樂決定方便，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。

什麼是「瞋恚」？對於其他有情，生起想要傷害他的意願，因瞋恚煩惱起染

汙心，若是對他決定採取殺害的行動，以及完成殺害計畫中所有一切意業，瞋恚的罪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瞋恚」等者，此釋瞋恚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損害等其心決定。

申十、邪見

云何邪見？謂起誹謗欲樂，起染汙心，若於起誹謗欲樂決定方便，及於彼究竟中所有意業。

什麼是「邪見」？如有一類外道修行得了禪定，或有一類人的果報有特異功能，他有所見，多數由於無明起了染汙心，若是決定要發起誹謗的行動，以及發表出來他的邪見中所有一切意業，邪見的惡業就成立了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邪見」等者，此釋邪見法相差別。於中方便、究竟，謂誹謗決定。

未二、白品^二 申一、舉離殺生

云何離殺生？謂於殺生，起過患欲解，起勝善心，若於彼起靜息方便，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。

什麼是「離殺生」^三？對於殺生，生起過患的想法，知道若是殺生的話，能為自害、能為他害、能為俱害，能生現法罪、能生後法罪、能生現法後法罪，使令身心受種種憂苦。對於不殺生，內心生起殊勝的歡喜心，了知學習無貪、無瞋、無癡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因此，在三寶所受不殺生戒，開始停止殺生的行動，以及完全遠離殺生中所有一切身業，這樣就成就離殺生的功德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云何離殺生」等者，此釋離殺生法相差別。殺生過患，略說有七，如下業過患說。（陵本九卷九頁）了知此故，名起「過患欲解」。；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俱行，是名「起勝善心」。受戒律儀，名「起靜息方便」。遠離諸殺生事，是名「於彼靜息究竟」。

申二、例離不與取等^二 酉一、例同

如離殺生，如是離不與取乃至離邪見應知亦爾。

如同遠離殺生，應當知道其餘九種離不與取，乃至離邪見，也是如此成就善業的。

酉二、顯別

此中差別者，謂於不與取起過患欲解，乃至於邪見起過患欲解，起勝善心，若於彼起靜息方便，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意業。

但是，其中還有差別相，應當說明。對於不與取乃至邪見生起過患的想法，知道這些不善法能為自害、能為他害、能為俱害，能生現法罪、能生後法罪、能生現法後法罪，使令身心受種種憂苦。因此，發起學習佛法的歡喜心，因為只有通達諸法實相，才能成就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種善根。若是受持了十善法戒，開始停止惡法的行動，以及最後完全遠離惡法中所有一切意業，就是十善業的功德成就了。

午三、結略廣

如是十種略為三種，所謂身業、語業、意業。即此三種，廣開十種應知。

如前所說十種善、不善業道，大略可以歸納為三種，身業有三：殺生、離殺生，不與取、離不與取，欲邪行、離欲邪行。語業有四：妄語、離妄語，離間語、離離間語，麤惡語、離麤惡語，綺語、離綺語。意業有三：貪欲、離貪欲，瞋恚、離瞋恚，邪見、離邪見。應該知道，就是由此身、語、意三業廣開為十種妙行、十種惡行。

寅三、業因^三 卯一、徵

業因云何？

什麼原因發出來業呢？

卯二、標

應知有十二種相。

應當知道有十二種相是發業的原因。

卯三、列

一、貪，二、瞋，三、癡，四、自，五、他，六、隨他轉，七、所愛味，八、怖畏，九、爲損害，十、戲樂，十一、法想，十二、邪見。

「一、貪，二、瞋，三、癡」，所有惡業、善業，都是由貪、瞋、癡發動出來的，所以通說三毒爲一切業因，然而還有各種不同的情形。第四是「自」，因爲自己要這樣做。第五是「他」，自己下命令叫別人去做。第六是「隨他轉」，不是發於自願，而是隨順別人的命令而做。第七是「所愛味」，因爲自己歡喜愛著，譬如自己特別愛好而偷盜，或者爲了吃肉而殺生，都是由愛味而發出罪業的行動。第八是「怖畏」，因爲怖畏而造業，譬如害怕有人要殺我，所以我就先殺了他。第九是「損害」，因爲對方的存在對自己有損害，因此就先除掉對方，譬如殺老鼠、毒蛇。第十是「戲樂」，做惡事好像在遊戲一樣，感覺心情快樂。第十一是「法想」，認爲做惡事是合法的。第十二是「邪見」，因爲邪知邪見撥無因果，認爲殺害眾生不會得惡報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應知有十二種相」等者，此中總說十種業道因緣。彼一一相，或通一切，或唯少分。貪、瞋、癡三，通一切業因。起染汙心，或具不具故。或自所作，或令他作，或隨他轉，此說身語業因。所餘諸相，隨應當知。〈決擇分〉說：爲財利等害諸眾生，亦名殺生。或恐爲損，或爲除怨，或謂爲法，乃至或爲戲樂，害諸眾生，亦名殺生。（陵本五十九卷十六頁）如說殺生由如是因，於餘業道，或有或無，亦如〈決擇分〉說。又此「戲樂」，謂戲樂顛倒。

「法想，邪見」，謂執受顛倒。如下業顛倒說。（陵本九卷五頁）

寅四、業位^二 卯一、徵

業位云何？

業由無而有，又由有而無，怎樣安立業的階級呢？

卯二、釋^二 辰一、標列

應知略說有五種相。謂軟位，中位，上位，生位，習氣位。

應該知道，要略而說有五種相，就是軟位、中位、上位、生位、習氣位。

辰二、隨釋^三 巳一、軟中上位^二 午一、約受生辨^二 未一、不善業攝^三 申一、由軟位

由軟不善業故，生旁生中。

不善業分三品，有軟、中、上的差別。由於造作輕的不善業，能令眾生感得畜生道的生命體。

申二、由中位

由中不善業故，生餓鬼中。

由於造作中品的不善業，能令眾生感得餓鬼道的生命體。

在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中說，餓鬼是軟不善業，畜生是中不善業²，這和本文說的不一樣，其中造罪業的輕重也是有差別。比如在餓鬼道中有大福德鬼、也有薄福德鬼，畜生道中也是有大福德的畜生，也有特別苦惱的畜生。

申三、由上位

由上不善業故，生那落迦中。

由於造作上品的不善業，能令眾生感得地獄道的生命體。這是最嚴重的罪業。

未二、善業攝^三 申一、由軟位

由軟善業故，生人中。

由於造作下品的善業，能在人趣中感得生命體。若是創造善業的心情有點勉強，在人間得果報的時候，還要努力、辛苦一點，才能得富貴。

申二、由中位

由中善業故，生欲界天中。

由於造作中品的善業，能於欲界諸天中感得生命體。若是很自然歡喜地去做善業，能生欲界天上享受欲樂的果報，諸欲都是自然現有。但是，生欲界天的空居天，要有欲界定^四的善根才可以。

申三、由上位

由上善業故，生色無色界。

由於造作上品的善業，能生色界、無色界天中感得生命體，那就是要有四禪八定才可以。

午二、約因緣辨^二 未一、舉不善業^三 申一、軟位

何等名爲軟位不善業耶？謂以軟品貪瞋癡爲因緣故。

業力是由煩惱決定，果報則由業力決定。「軟位不善業」，就是以軟品的貪瞋癡創造不善業，因爲貪瞋癡不是很重，造業時有點勉強，所造的業不重。

申二、中位

何等名爲中位不善業耶？謂以中品貪瞋癡爲因緣故。

「中位不善業」，就是以中品的貪瞋癡造作不善業。

申三、上位

何等名爲上位不善業耶？謂以上品貪瞋癡爲因緣故。

「上位不善業」，就是以上品的貪瞋癡造作不善業。若是貪瞋癡很重，以歡喜心去造惡，罪業就重。

未二、例諸善業

若諸善業，隨其所應，以無貪無瞋無癡爲因緣應知。

若是造作善業，隨個人的智慧有軟、中、上的深淺差別，以無貪、無瞋、無癡爲因緣，而成就軟品善業、中品善業、上品善業。

在《法華傳記》⁵⁶上說，有一位比丘尼請一位書法家寫《法華經》，用香木造了房子，買特別考究的紙墨，令他浴沐洗淨、燃香薰衣之後寫經。又於淨室鑿壁加一竹筒，令書寫此經的人，鼻子對著竹筒子，把他出息的氣排到壁外，以免碰到紙墨。寫好以後，這位比丘尼殷重恭敬的受持《法華經》。後來，有一位比丘要升座講《法華經》，向比丘尼借，她雖然不願意，還是勉強借給他。但是這位法師一升座，打開經本子時，只看見黃紙不見文字，又翻餘卷也是一樣，於是生慚愧心，立即送還比丘尼。比丘尼很悲痛，用香水洗過經函，沐浴頂戴，禮佛七日不休息，再打開經本，文字如故。所以說，業有階位差別，若是隨便拿張紙就寫經，或者對著經文咳嗽，雖然同樣是善法，還有深淺的不同。

巳二、生位

何等生位業？謂已生未滅現在前業。

什麼是「生位業」？就是已經在創造業，造業的行動還沒有停下來，現在當前正在活動，叫做生位業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已生未滅現在前業」者，因已受用，是名「已生」。自性受用未盡，是名「未滅」。由是說名「現在前業」。

何等習氣位業？謂已生已滅不現前業。

什麼是「習氣位業」？由於數數地發動貪瞋癡或無貪瞋癡去造業，業已經創造成就，而造業的行動也停下來了，這時候雖然業不現前，但是已經在內心造成了一種氣分，儲藏在阿賴耶識裡面，就是業種子，叫做習氣位業。

《披尋記》：「已生已滅不現前業」者，因已受盡，自性已滅，是名「已生已滅」。無間為緣為生餘法，除阿羅漢最後心心所，熏習相續，雖復已滅，經百千劫猶能令彼愛非愛果異熟當熟，由是說言「不現前業」。